

自然主义大师
左拉述评

从外省来的年轻人

1858年，法国首都巴黎来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爱弥勒·左拉。确切地说，这是他又一次回到巴黎。在18年以前，也就是1840年的4月2日，在一次旅行途中，爱弥勒·左拉出生于巴黎的圣·约瑟夫街10号。

爱弥勒·左拉的父亲名叫弗朗索瓦·左拉，原籍是意大利，祖祖辈辈都是军人。弗朗索瓦·左拉从军队退役之后，当上了一名工程师；爱弥勒·左拉的母亲是一个手工业工人的女儿，有着希腊血统。父亲弗朗索瓦·左拉的一生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到过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为卡达朗设计新海港，为巴黎制定军事防御体系，发明挖土机，设计并建设罗旺斯——爱柯斯运河。正是在巴黎附近的爱柯斯，爱弥勒、左拉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他童年的6个年头。但就在他7岁那年，父亲被一场急性肺炎夺去了生命，生活有了一个急骤的转折。父亲尚未完成的工程接受烦杂的经费和财产清理，债主们上门清帐，法庭接二连三的传讯，律师和官司的费用，仿佛永远不会完结的审讯，耗尽了家庭所有的积蓄，母亲在外祖父外祖母的帮助下勉强应付这一切，但也没能阻止住贫穷降临。外祖母去世之后，一家人离开爱柯斯搬到巴黎，这时，左拉还是一个中学生。

爱弥勒·左拉依靠奖学金读完了中学，但两次考大学都没有考取。家境日渐衰落，已不可能继续求学，他只得去寻求一个工作，虽然他非常爱好文学，对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狂热地热爱，还特别喜欢缪塞的著作，并很早就开始了写作，但这时他却只能面对冰冷的实际。他需要工作来糊口，但既没有学历、又没有经验、更没有财产和后盾，他情绪低落，看不到将来，看不到希望。好容易在一个堆栈找到了一个薪金微薄的差事，才干了两个月，紧接着的又是一年多的失业，一年多不断地寻求，不断地碰壁。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和心情，他写道：“一年多以来，为了寻找职业，我进行了一场顽强的狩猎。如果说我为此跑得还不算慢的话，那么职业却比我跑得更快……我走进门去，碰见浑身上下穿着一色黑的那么一位先生，正弯着腰背，伏在一张堆满东西的写字桌上……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和一连串的对话开始了，无论到哪里，都是一模一样，差不多都是如此：是否正楷字写得好？是否懂得簿记？曾在什么部门任过职？有何特长？诸如此类……然后跟着就是：来谋职的人太多，本办公室尚无空缺，职位全都满了，请稍安勿躁，另去别处谋职。而我呢，痛苦至极，赶快逃出来，心里难受，又不成功，但是也很满意幸而没有留在那间小黑屋子里。我简直感到我的全部良知、全部爱心、上帝赋予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体里面颤抖着，我诅咒这社会，它只知道拿人的最可厌的本能来使用，拿人当一个机械看待，我祈求着去做这么一个机械，这一点我感到极大的厌恶。”他真正感受到贫困的滋味，经常只吃一小块面包、一个苹果或者一小角干酪当午饭，到旧货市场去典卖衣物，从一间宽敞的小房子搬到房租更便宜的亭子间。而就在这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对文学的热爱却像火一般越烧越旺，他坚持写作，白天出外求职，夜间就整夜工作，为此，他不得不省

吃俭用，买来照明的蜡烛，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写出了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诗集《恋爱的喜剧》。

终于，在 1862 年 2 月，著名的阿晒特书店雇用了他。开始，他在供应部门工作，整天钉箱子，扛箱子，打包，每月 100 法郎。不久，他转到出版部门，并由于文学才干，担任编辑，工资也提高了 1 倍。他开始为书店写作，第 1 个短篇《穷人的妹妹》，被认为过于激进富有革命性质而未能发表，直到 1864 年发表了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这部小说集共包括 8 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写于 1862 年至 1864 年，有的更早。它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有的像童话，有的则是随笔和速写。《森普利斯》写一个老王子厌恶宫廷生活而逃到森林里，投进大自然的怀抱，最后为追求源泉女神，嘴里衔着一朵白色的玫瑰在泉边死去。作者以充满热情的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大自然的美丽，反衬出人世间的权势享乐的丑恶。《跳舞名册》是一篇随笔，描写少女内心深处的青春激情，作者用浪漫的象征和比喻把跳舞和跳舞名册诗化，拟人化，优美的语言非常富有感染力。《爱我的她》写节日热闹的集市上的一个画面，反映了卖笑女子的辛酸。《爱的仙女》还是作者当中学生时的作品，是关于爱情的一篇童话。《血》是一篇幻想故事，4 个士兵在夜间的战场上各自看见了惨烈的幻像，因而意识到人类战争的残忍和不合理，在清晨集合号重新响起时，他们离开了军队，掩埋了武器，到乡下去过和平的劳动生活，小说反映了左拉对人类战争和暴力的厌恶。《小偷与驴子》轻松幽默，是一篇爱情故事。《大西德瓦勒与小梅兑里克漫游记》是一篇童话，主人公大西德瓦勒力大无比，小梅兑里克则聪明机智，他们为了追求爱情一同出发去极乐国，一路上消灭了害人的狼群，移山填谷为人民造福，当上国王后又废除了专制制度。童话影射现实社会并含有机智的讽刺，反映了左拉改造社会的理想。小说集也收入了前文提及的未能发表的《穷人的妹妹》，主人公穷人妹妹从小丧失父母被叔父婶母领养，叔父和婶母原来很富有，因挥霍无度，这时已家道中落，他们狠心虐待穷人妹妹，让她干重活，吃不饱穿不暖。穷人妹妹心地善良，有一天遇到一个乞丐抱着一个可怜的小孩，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个铜钱赠给乞丐母子，女乞丐回赠给她一个破铜钱，穷人妹妹回家后发现这个铜钱可以无穷无尽地生出铜钱来，原来那乞丐母子是圣母圣子显灵。穷人妹妹第 2 天就向穷人和残疾人施舍，她的身后不久就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大家对圣母圣子发出由衷的感谢。贪心的叔叔婶婶想要偷走这些钱财，但钱财却变成了可怕的鸟。穷人妹妹的爱心也没有漏过叔叔婶婶，她也为他们购置了生活和生产的用具，拯救他们。之后，穷人妹妹把铜还给圣母，她自己坚持过着勤俭的生活。《给妮侬的故事》这部小说集存留着左拉早年所爱好的作如缪塞、拉伯雷等人风格的明显影响痕迹，但以其优美的语言、诗一般的韵味、丰富的想象和清新的笔调，受到批评界的垂青。这给他很大的鼓励。

一年之后，左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柯劳德的忏悔》出版了。主人公柯劳德原本是一个生性清高、没有恶习的青年诗人。有一天夜里，他失足与一个下流女子劳伦丝发生了关系，事后他深感羞愧，想要打发掉劳伦丝，却又怜悯她无依无靠，于是把她留下，想要使她重新走正道，结果自己反倒被劳伦丝引向堕落。他贫困潦倒，眼见劳伦丝又勾引了他

的朋友，于是忿疾地又自我振作起来，他离开巴黎回到自己家乡，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纯真与活力。这部小说仍然带有缪塞影响的痕迹，在男女情欲描写又显示了后来非常直接的自然主义倾向，小说对于贫穷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描写，以及他在社会上遭到的不公待遇，显然带有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写实色彩。

《柯劳德的忏悔》的运气显然不如《给妮侬的故事》，官方批评家们指责这部小说对于男女关系的细节赤裸裸的描写有伤风化，检查官认为“该作者于所著书中专以分析可耻的情欲为乐”，为此，警察当局提请大法官对这部作品严加审察，警察搜查了左拉在阿晒特书店的办公室，因为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左拉曾在一份已被查封的共和派小报《劳动》上发表过诗作，并与一些激进青年保持着联系。这次搜查使得阿晒特书店的高级负责人们感到非常惊恐，于是导致左拉被书店解雇。

但这时的左拉已不再是刚到阿晒特书店的他了，除了已发表的两部小说之外，在到书店的这四年中他还为里昂《公共福利报》和《现代杂志》写了不少研究龚古尔兄弟小说等文学论文和关于普鲁东、古尔拜和泰勒的研究文章，创作了一部未能上演的喜剧《丑女》，这些除了给他带来了一些名气，也使他增强了自信心，现在，他可以靠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生活了。

他开始作为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为《大事报》和《纲加罗周刊》撰文谈论即将出版的作品和崭露头角的作家，并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年轻的现代派画家“沙龙”，对马奈等新出现的印象画派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他在马奈的画中找到了与自己的艺术观点产生共鸣的地方，那就是“应该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观察自然，而不是到艺术作品里和按照别人的意见去看。一经有了这样的观点，他就可以选取任何一个对象，一个人也好，一个物件也好，放到他的画室里，根据他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在画布上再创造出来”。左拉的评论和马奈的离经叛道的画作一样激起了批评家们的愤怒，于是左拉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批评《一个艺术家的告别词》，对那些只会循规守矩的庸人们报以讽刺与轻蔑。这一年，他还在《大事报》上发表了一部小《一个女人的遗憾》，这部小说没有能很好地实践他那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观察自然描写自然的艺术理想，对缪塞的模仿痕迹依然很明显。

但这一时期的确是他的艺术观的形成时期，他对古代小说作了全面考查，充分肯定了19世纪的小说用人代替这神和英雄，小说家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人的活动和社会环境来研究人、描写人。在一篇题《小说的定义》的论文中，他第一次相当明确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的自然主义的初步定义，他写道：“假使我问巴尔扎克小说的定义是什么，他一定会这样回答我：小说就是一本精神思想的解剖学，记述人的事件的专集，情欲的实验哲学。小说借着近似起初的行动，达到描写真实中的人物和自然的目的。”

1867年，左拉为马赛的《普罗望斯使者》报写了一部连载小说《马赛的秘密》，这部取材于马赛发生的一件犯罪案件的作品除了使左拉获得生活的费用之外还使他学会了在动笔之前积累大量资料的写作方式。但不久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戴蕾斯·拉甘》，却真正开始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实践。

《戴蕾斯·拉甘》中的4个主要人物之一拉甘太太是一个杂货商，她的儿子卡米尔是一个身体非常虚弱的小伙子，媳妇戴蕾斯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服役的法国上尉与当地一个土著酋长女儿的私生女，上尉战死后被上尉的姐姐即拉甘太太收养。戴蕾斯从小与卡米尔一起长大，后来也就与卡米尔结了婚。那以后，戴蕾斯随全家一道搬到巴黎，拉甘太太在一条小巷子里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卡米尔则到铁路公司谋到一个差事。有一天，卡米尔把他的朋友洛朗带回家来作客，身体高大健壮的洛朗在戴蕾斯内心深处引起了一阵骚动，而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洛朗更是对身体强健漂亮的戴蕾斯心存不良，他想方设法成为这个家庭的常客，有计划地追逐戴蕾斯，终于得到了占有戴蕾斯的机会，戴蕾斯没有反抗。从那以后，两个人就沉浸在疯狂的情欲之中。洛朗不满足于暂时占有朋友的妻子，还企图永远占有这个家，于是他策划谋害卡米尔，戴蕾斯默许了这个阴谋。在一次郊游泛舟时，洛朗突然把卡米尔扔进塞纳河里，可怜的卡米尔至死都没有弄懂是怎么回事，反而一再向戴蕾斯呼救。洛朗接着又制造了翻船的假象，掩盖过了罪恶的真情。但那以后，洛朗和戴蕾斯的关系却被他们犯下的罪恶毒化了，他们都在心里感到不安，相互尽力避免接触。他们都以为正式婚姻能够使双方的不安得到消除，于是以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拉甘太太与亲朋好友的信任，并结为正式夫妻。但是这不但没有消除他俩心中的不安，反而由于彼此的存在，更加陷入罪恶的回忆之中而无法解脱。他们开始互相埋怨，彼此仇视，争吵打架，共同的生活越来越成为对于双方的折磨。戴蕾斯开始经常外出找别的男人，希望以此获得暂时的忘却；洛朗也沉湎酒色，拼命挥霍拉甘夫人的积蓄。可怜的拉甘夫人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但从媳妇和干儿子的争吵中听出了儿子被谋害的真相，却没有能力进行揭发，只能怀着仇恨默默地等待。戴蕾斯和洛朗两人由互相厌恶、憎恨逐渐发展到互相戒备，唯恐对方揭发自己，因而都不谋而合地打算谋害对方，戴蕾斯准备利刀，洛朗准备了毒药，在一个夜晚，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打算动手，但这时却都发现了对方的意图与凶器，两人不禁抱头痛哭，都不愿意再过这卑劣罪恶的生活，于是拉甘太太仇恨的目光的注视下双双饮毒自杀。

左拉在这部小说中用研究的眼光紧跟着戴蕾斯和洛朗两个人物的欲望和心理变化的发展。在戴蕾斯身上，左拉安排了一个生理的基点，就是她从非洲母亲那里继承的健壮的机体、旺盛的带有野性的生命力和热情，而她所处的现实的环境，却无一不是与她的这种本能尖锐对立的令人窒息的，那阴暗的陋巷、低矮的小房屋、发霉的柜台，年迈的姑母和虚弱的浑身散发着药味的丈夫，最为不协调的，当然是她那旺盛的性欲和那不能满足她欲望的丈夫。在长期的自我压抑之后，一旦遇到洛朗邪恶的引诱，就情不自禁地犯了道德的罪孽。由于她不能及时地加以控制，反而放纵自己的情欲，她就又进一步卷进了谋杀犯罪，成为同谋。洛朗在生理上具有病态的嗜欲，他作为一个贪图淫乐的坏蛋，原本引诱戴蕾斯只不过是又一次玩玩而已，但戴蕾斯的旺盛的性欲却给他以从未体验过的生理刺激，使他决定于进一步实施谋害犯罪。在犯罪之后，左拉更进一步分析两人的病态的心理，他们的不安与悔恨，乃至精神崩溃，作者将这一过程写得非常卑劣可怕，使全书带有非常明确的道德劝戒的意义。

这一部小说可以看作左拉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部杰作。在这部小说中，左拉完全抛弃了前期浪漫主义的影响，而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社会和在这现实社会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只是在这一部作品中，左拉才真正开始实践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把生理作为心理发展的基础和动因，作者自始至终处在研究者的地位，对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进行追踪观察和解剖，又将心理与生理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把爱情、情欲、悔恨、谋杀和生理冲动缠绕在一起，血淋淋地呈现到读者面前。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是与那一部为生活而写的《马赛的秘密》穿插在一起的。左拉常常在上午写完一节《马赛的秘密》，下午就转入《戴蕾斯·拉甘》的写作。他在《戴蕾斯·拉甘》中显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热情，但是这部小说的出版，却引来了一片诅咒和辱骂。有一篇评论文章公开指责《戴蕾斯·拉甘》是糜烂的文学，说左拉具有不道德的意图。面对这种恶意的攻击，左拉撰文反击，指出，一个分析小说家不应回避探索人的肉体需要和性心理的问题，在描写人类的性问题时，作者正是在做着与外科医生解剖尸体一样严肃的研究性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如此的严肃和认真，左拉骄傲地宣称自己写下的每一行字都经得起最为挑剔的道德检验。在著文反击的同时，左拉又投入了新的小说创作中去，用勤奋的写作，回答对他的攻击。第2年，他又发表了另一部小说《玛德莱娜·费拉》。

《玛德莱娜·费拉》可以说是《戴蕾斯·拉甘》的姊妹篇。主人公玛德莱娜与戴蕾斯一样，也是从小失去了父母，也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强健的体格。玛德莱娜的父亲曾是巴黎一家大工厂厂主，破产后把玛德莱娜托付给一个呢绒商朋友照管，他自己则去美洲创业，不幸死于海难。玛德莱娜在寄宿学校里长大，成年后回到保护人呢绒商家里，却发现年老的呢绒商对她怀有不良企图。玛德莱娜生气地离家出走，在街上碰上一名医科大学生雅克，就轻易地委身于他，这轻率的一个举动，影响了玛德莱娜的一生。

雅克是个放荡不负责任的男子，玛德莱娜给他当情妇，过了一年，雅克任军队外科医生赴印度支那，非常轻率地遗弃了玛德莱娜走了，把玛德莱娜留在无依无靠的屈辱境地。这时，她遇见了青年吉约姆。吉约姆是个私生子，从小跟老女仆日内维叶芙长大，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又软弱又迟钝，强壮的雅克是他在学校的保护者。听说雅克去外国股役，他特地从外省赶到巴黎来与他道别，但雅克已经动身走了。他遇见了被雅克遗弃的玛德莱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玛德莱娜也被他的温情所感动，两人同居之后，传来了雅克在外国死去的消息，这使玛德莱娜逐渐平静下来，她与吉约姆正式结婚，在外省度过了4年愉快的生活，并且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人过得很幸福。但是突然有一天，吉约姆又把并未真正死去的雅克带回家来，打破了幸福平静的生活。极度恐慌的玛德莱娜向吉约姆坦白了她过去与雅克的关系，夫妻俩在痛苦中逃往乡间别墅，希望重新获得安宁和幸福，但他们发现他们再也不可能获得平静了。玛德莱娜羞惭地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还对雅克不能忘情，她怎么也无法摆脱雅克留在她身上和心里烙印；吉约姆则因为意外地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竟曾是自己妻子的情人而感到无法抑制的失望和空虚，他甚至嫉妒地发现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也有像雅克的地方。他们又动身去巴黎，希望在

热闹的都市生活中能够获得忘却，但半路上却又遇见了雅克，这一见又引起玛德莱娜内心深处的骚动，她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往过去曾发生过的与雅克的肉体关系，她因而对自己的这种堕落欲望感到更加厌恶和鄙视。巴黎的繁华没有使她和吉约姆获得忘却和心理平静，夫妻俩又决定回到外省的家里去，但就在动身前，玛德莱娜却又鬼使神差地来到雅克在巴黎的住处，又一次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想到轻生。回家之后，听说她生病的女儿已经死去，她在悔恨和绝望中服毒自杀，自杀前她告诉丈夫自己又与雅克发生了关系，吉约姆从此之后也神经失常了。

与《戴蕾斯·拉甘》一样，《玛德莱娜·费拉》也是通过男女三角关系反映道德上的污点与失足引起的心理变态，在作品中，生理因素也作为人的行动和心理发展的动因和基础。但《玛德莱娜·费拉》更加侧重于生理与心理的分裂和冲突的研究。玛德莱娜与戴蕾斯相同的地方，是她们都健壮，都有强烈的性生理要求，这种肉的欲望使她们都犯下了道德过失。但玛德莱娜又有与戴蕾斯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从母亲那里遗传得到了温柔和软弱的性格，这使她努力从感情上去热爱自己的丈夫，尽力保持家庭的和美，拼命压抑自己肉体的冲动，使自己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一旦犯下道德的过失，这种道德的倾向又使她对自己的过失更加谴责。最后陷于这种无法解脱的矛盾时，这种灵魂对肉欲的谴责又成为她自杀最直接的原因。由于对玛德莱娜这种灵与肉的矛盾的刻画，《玛德莱娜·费拉》比《戴蕾斯·拉甘》体现出了更加丰富的道德意味。玛德莱娜不象戴蕾斯，她几乎从来就没有放纵过自己的性欲，而是尽一切可能用理智对性欲加以控制，这种控制的失败造成了玛德莱娜的毁灭，这就更加警醒地突出了小说的道德劝戒的意义。

左拉在这部小说中继续沿着自然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在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生理问题，其中主要是隔代遗传的问题，这使他在一段时间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学习不久前才由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所引起的进化科学之中，1886年，他花了8个月时间在帝国图书馆攻读了许多生理学著作。在《玛德莱娜·费拉》这部小说里，左拉第一次应用了吕卡思医生的感染原理，按照这种生理学观点，一个少女一旦与第一个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就永远地印上了他的烙印，体内浸透了他的存在，无论怎样想要摆脱也只是徒劳。这使玛德莱娜的悲剧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命运一般的色彩。

《玛德莱娜·费拉》最先以《耻辱》为名，一段段地在《大事报》上连载发表，在读者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骚动。检查官又一次干涉，指责左拉的小说伤风败俗，报纸不得不中途停止刊载这部小说。左拉对此毫不示弱，他把整部小说印成单行本出版，表示了对庸俗的检查当局的最大轻蔑。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把生活的真实揭示给人看，他说：“如果我们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掀出来很多丑恶的东西，那是想让人们有所畏惧，让人们改过知非。”但这种艺术家的愿望，当然是与只想摆出道貌岸然的面孔粉饰太平的第二帝国当局是格格不入的。但左拉却看得很清楚，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只身闯入了巴黎社会之中，他非常了解贫困和饥饿的滋味，他清楚地知道，在第二国看似强盛的外壳底下，在法国首都灯红酒绿的繁华背后，法国和巴黎还有另一个世界，那里有面如

土色的人群，鄙陋愚昧的风俗，昏暗的工厂、堆栈和办公室，那沉浸在黑夜深处的贫穷，煤汽灯下徘徊的妓女，酒店中那些在酒精中寻求麻醉和遗忘的工人们，……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描写这一切，要让人们正视这个世界，从而改造这个世界。

构建宏伟的艺术大厦

左拉所要描写的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时期之一。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腓利普王朝之后，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被民众盲目地选举为总统。虽然他曾宣誓效忠于共和宪法，但他却利用人民心中的拿破仑迷信和革命党人的弱点积极准备独裁政治。在经过三年阴谋策划和积聚力量之后，他终于在1851年12月用武力解散了议会，大批拘捕共和党人。这次政变虽然遭到全国各地共和党人的护法反抗，特别是南方各地，暴发了激烈的内战，但终于被路易·波拿巴一一平定，独裁政治终于实现。第二年，即1852年，路易·波拿巴称帝，自称拿破仑三世，他的统治时期，称为“第二帝国”。这个时期，拿破仑三世在政治上实行独裁高压，虚伪地宣称要维护法国的传统道德，对先进的生产力和富有革命性的共和党人进行压制，努力维护法国的小农封建生产方式。在独裁统治下，工人阶级生活环境更加恶化，资产阶级也因其发展受到压制而不满，上流社会到处弥漫着淫荡侈靡之风，贫富更加悬殊，社会矛盾愈来愈深刻。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掩盖社会矛盾，拿破仑选择了对外军事冒险，于1870年对普鲁士宣战，妄想通过战争加强国内统治，进而称霸欧洲。同年9月，他被普鲁士军队包围在色当城，怯懦地宣告投降，第二帝国崩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第二帝国时代是一个反动的时期，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在贫困和压迫中觉醒的时代。

为了全面地反映这样一个时代的生活，左拉意识到他需要构筑一个宏伟的框架。从1886年开始，他开始着手计划写一部同样人物的连续性的大作品。想通过一个家庭的几代成员的不同生活和遭遇，构成他称之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庞大建筑。

为什么左拉的宏传计划要从家族的考虑入手呢？这必须从吕卡思医生的遗传学理论和克洛德·贝纳尔的实验观点对左拉的影响谈起。左拉是一个非常重视独创性的作家，他从自己对文学的深入思考出发，提出文学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前进，而这发展前进的基础就应当是那个时代的科学。他认为，前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是建筑在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上，而在他的这个时代，科学的发展是以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为标志的。文学不仅仅应该引入科学的理论，更应该由科学来确定。文学家的作用，就是在其创作实践中实验科学的原理，是小说家借助观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真正实验。文学家与科学家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科学家们决定从物体和现象出发，以实验为基础，通过分析进行工作，这时候，科学家实践着自然主义；而文学家用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析，对现实进行描写和刻画，也同科学的解剖和分析别无二致。因此，作家用不着强调灵感、想象和激情，只用科学的态度，让人物在环境中自己去发展，作家只应该密切观察和注视着人物的发展，并将这一切忠实地记录下来。

这就是左拉从贝纳尔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那里受到启发提出来的文学创作理论。

1850年，法国医生吕卡思发表了他的《对遗传的哲理与生理考察》，这部有1600多页的大书引用大量病例证明很粗糙肤浅的遗传学理论，他认为人的行为和性格中有深层的遗传影响，人的天性的形成，或者是通过模仿，或者是通过创造，先天性可以解释与遗传性相反的事实，如父子的差异等，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两者互相均衡又相互矛盾对立，引起了遗传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理论今天已随着遗传学研究的深入证明了有多么不准确和谬误，但在当时却深深影响着左拉。左拉认定，人的生理条件是人的“内部环境”，人这架机器的运转，他的思想、爱欲、理智和疯狂全由生理器官控制着，在内部环境影响下发生作用，而这内部环境与生理条件又是与遗传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遗传问题对于人的精神和感情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当然，他也同时承认“外部环境”，这“外部环境”主要就是指“社会环境”，而小说家就是应该研究这种内外环境的交互作用，他认定：“构成实验小说的几个因素，就是依照生理学将给我们说明的那样，展示在遗传和周围环境影响下，人的精神行为和肉体行为的关系；然后表现生活在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变这种环境，他自身在其中也不断发生变化。”按照这种观点，从遗传学出发，构筑“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大厦，当然就是符合逻辑了。

巴尔扎克写他的《人间喜剧》是在已经写出了大部分小说作品这之后，才有了写作计划；可是左拉在他的大厦动工之前就事先设计蓝图，拟定计划，安排人物，确定小说情节活动的范围，并画出了小说所要叙述的那个家族的世系图。他为他的这个大建筑命名为《鲁贡·马加尔家族》。

鲁贡·马加尔家族包括了5个世代。第一代3个人物：阿戴拉意德·福格，他生于1768年，在1786年嫁给了园丁鲁贡，鲁贡既鲁钝又安静，阿戴拉意德与他生有一个儿子彼埃尔。鲁贡死后，阿戴拉意德与私货贩子马加尔同居，马加尔是一个神经很不稳定而且酗酒的人，阿戴拉意德跟他在1789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安图瓦，1791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于尔絮。阿戴拉意德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痉挛症，1851年因外孙被杀死后神经失常住进疯人院，在那里，她一直活到105岁。

第二代里面有3个代表人物，第1个是彼埃尔·鲁贡（1787—1870），是阿戴拉意德与园丁鲁贡所生的儿子，他继承了父母的常态，精神正常，当过油商和税务官，1810年与一个健康女子结婚，有子女5人。第2个，安图瓦·加马尔（1789—1873），是阿戴拉意德与马加尔所生的儿子，他身上父亲的遗传占优势，本人也酗酒，他以编柳条筐为生，与一女菜贩结婚，共生有3个子女。他后来死于酒精中毒。第3个，于尔絮·马加尔（1791—1840），阿戴拉意德与马加尔所生的女儿，生有肺病，1810年与身心都很健康的制帽工人穆雷结婚，有3个儿女。

第3代共有11个人。一、欧仁·鲁贡（1811—），彼埃尔·鲁贡的长子，他身上，母亲遗传占优势，曾任第二帝国大臣。二、巴斯加·鲁贡（1813—1873），彼埃尔·鲁贡的次子，是医生，他与其侄女克罗第德·鲁贡结合，生有一个遗腹子。三、阿里斯第德·鲁贡（1815—），

是彼埃尔·鲁贡的幼子，他从小职员干起，后来成为巴黎的大银行家，改姓萨加尔，他从婚姻得到一子一女，后来又与一女工生有一个私生子。在他身上，父亲遗传和母性遗传分别在性格和外貌上占有优势，按吕卡思医生的分类，属于镕接性的混血类型。四、西多妮·鲁贡（1818—），彼埃尔·鲁贡的长女，嫁给一个法律助理，丈夫死后又与一个不知名的男子通奸生了一个私生女，寄养于育婴堂，她本人曾当过经纪人和掮客，后来成为一个修道者。五、玛尔特·鲁贡（1820—1864），彼埃尔·鲁贡的幼女，与表兄穆雷结婚，生有3个子女，由于隔代遗传，她身上表现出阿戴拉意德的遗传特征，后死于歇斯底里症。六、莉莎·马加尔（1877—1863），安图瓦·马加尔的长女，嫁给健康的格尼，生有一女。她是猪肉商，菜市场的女店主。七、绮尔维丝·马加尔（1828—1869），安图瓦·马加尔的幼女，先与二流子朗第耶同居，生有3子，被朗第耶遗弃后，与工人古波结婚，古波家有酗酒史，绮尔维丝与古波又生有一女。绮尔维丝在巴黎当过洗衣工、洗衣店主，后因酗酒潦倒死去。八、约翰·马加尔（1831—），安图瓦·马加尔的幼子，当过工人、农民，后应征入伍，结过两次婚，无病态。九、法朗斯瓦·穆雷（1817—1864），于尔絮·马加尔的长子，与其表妹玛尔特·鲁贡结婚，有子女三人，由于隔代遗传，后发疯，死于火灾。十、海仑·穆雷（1842—），于尔絮·马加尔之女，本人健康，结过两次婚，生有一个女儿。十一、西韦尔·穆雷（1834—1851），于尔絮·马加尔的次子，母性遗传占优势，在1851年政变中被打死。

第4代共13人。一、马克西姆·鲁贡（1840—1873），阿里斯第德·鲁贡的长子，随父姓萨加尔。他与一个父母有酗酒史的女仆姘居，生有一子，他自己后来死于机能失调症。二、克洛蒂德·鲁贡（1874—），阿里斯第德·鲁贡的女儿，随父亲改姓萨加尔，母性遗传占优势，性格和相貌都像外祖父，与其叔巴斯加结合生有一子。三、维克多·鲁贡（1853—），阿里斯第德·鲁贡的私生子，少年流浪者。四、昂热莉克·鲁贡（1851—1869），西多妮·鲁贡的私生女，因在育婴堂长大，故名昂热莉克·玛丽，结婚后死于无名怪症。五、奥克塔夫·穆雷（1840—），法朗斯瓦·穆雷的长子，身心健康，是巴黎大百货商店的创始人。六、塞尔热·穆雷（1841—），法朗斯瓦·穆雷的次子，教士，本堂神甫，由于父母两方面的病态遗传而成为精神不正常的神秘主义者。七、戴西雷·穆雷（1844—），法朗斯瓦·穆雷的女儿，由于母亲病态遗传，成为痴呆型精神病患者。八、若望莉·格朗让（1842—1855），海仑·穆雷的女儿，由于隔代遗传，死于神经病。九、波波莉娜·格尼（1853—），莉沙·马加尔之女，健康未婚。十、克罗德·朗第耶（1842—1870），绮尔维丝的长子，画家，神经病遗传在他身上转化为独特的艺术才能，有一子，他后来自杀。十一、雅克·朗第耶（1844—1870），绮尔维丝的次子，铁路工人，酒精中毒遗传使他显示出嗜杀狂，死于火车事故。十二、艾蒂安·朗第耶（1846—），绮尔维丝的幼子，矿工，亦有嗜杀狂。十三、安娜·古波，即娜娜，绮尔维丝与古波所生的女儿，因酒精中毒遗传，她表现出旺盛的性欲。

第5代只有4个人。一、查理·鲁贡（1857—1873），马克西姆·鲁贡的儿子，由于超隔代遗传，他存在生理缺陷，死于鼻衄暴发。二、雅

克—路易·朗第耶（1860—1869），克罗德·朗第耶的儿子，九岁时死于脑水肿。三、路易·古波（1867—1870），又名小路易，娜娜的私生子，死于天花。四、巴斯加·鲁贡的遗腹子，在家族小说中尚未出生。

在以上家族世系表中，左拉突出了吕卡思医生的遗传学规律，祖先的病态以一种命运般的必然性遗传传到了子孙后代，这种遗传有的是所谓“镕接性”的，有的是“散布性”、“混合性”、“平衡性”的，遗传中还有间接性遗传和反复性遗传，并随着环境的差异表现出不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个家族就像这样命中注定地受着遗传的损害，祖先受到损伤的一瞬间，决定了几代人的罪恶，盗窃、淫荡、谋害，以及疯狂和生理的衰败。左拉根据吕卡思的原本就很粗糙的充满漏洞的理论，又加上自己臆想的成份，织成了他的《鲁贡·马加尔家族》的关于自然的一面，关于纯粹人的生理因素的一面，在《鲁贡·马加尔家庭族》的最后部作品《巴斯加医师》中，小说的主人公巴斯加·鲁贡医师就直接以左拉眼中的吕卡思医生的化身一样出现，拿出了“鲁贡·马加尔家族世系表”给他的学生克罗第德看，小说这样写道：

他 20 多年以来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个家族的世世代代，他记下了什么人降生、什么人死亡、多少次婚嫁、家庭里的重要事件，按照他的遗传学的原理，对每一种情况作了简要记载。有那么一张已经发了黄的纸，因为经常取用，叠着褶子的地方都破了，这上面有一株用浓重笔触画的象征性的树，这棵树的枝干伸展开，彼此区分，在这上面横着排出来 5 行大树叶，每一片树叶上写着一个姓名，以细小的字注明一个人的简史，一种遗传情况。

看着这件做了 20 年的工作，这里面这么准确完善地运用了由他自己发现的遗传规律，一种学者的快乐占据了这位医师。

“瞧瞧吧，小姑娘！你已经都知道啦，你已经把我的草稿都抄写过了，为的是懂得……像这样都在这里了，这么确切，这样完备的材料，找不出一点点破绽，这不是很好吗？人家会说，这就是实验室里的实验，简直就是黑板上提出来并且解决了的问题……”

我再跟你重复一句：全都在里面了……你看，在直接遗传中间，选择作用……其次，这是 3 个混血的例子：镕接型的……散布型的……混合型的……我还应该区分出第四种情况，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平衡型的混合……于是，各种变化产生了，例如，母系占优势常常和生理上与父亲相像同时发生，或是相反的情况；同样，在混合例子中，生理的和精神的优势又随着环境的不同决定于某一个因素……还有，你看，这是间接性遗传，旁系遗传……不过，在我的研究中最丰富的，是反复遗传……前后代的相似相隔一代、两代或者三代传下去……最后，还有先天性问题，这是一种混合性遗传，像化学上的混合物似的，父亲母亲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点互相混在一起，在新生的孩子身上父母的痕迹似乎都找不到了……真的，这是科学的，也是可能的……”

左拉用这样一连串的遗传理论，为他这一套 20 多部的家族史巨著打下了一个句号，留给人们的，是一种近乎命运的阴森的思考，从而突出了他的这部大书的第一重主题：人的自然血缘的、遗传的研究。关于左

拉的这第一重主题以及他运用带有明显谬误成份的吕卡思遗传理论给他的宏篇巨著带来的局限性，我们下文还要专门谈到，在这里我们不要忘了：虽然左拉为了显示自己的独创色彩而一再宣称自己的作品“更富有科学性，不是更富有社会性”，但他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却完全自觉地进行洞察社会和描写社会的工作。鲁贡·马加尔家族的遗传世系实际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即把鲁贡·马加尔家族的全部成员分布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展开地进行他的反映社会，“写出第二帝国的全部历史”的工作，这一工作突出了左拉的第二重主题，即社会的、历史的主题，这使他继巴尔扎克之后，继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使《鲁贡·马加尔家族》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鲁贡·马加尔家族》

从 1868 年开始，左拉开始了他的规模宏大的系列长篇小说《鲁贡·马加尔家族》的创作，他原计划这部巨著包括十部小说，各自是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各自的结局，但用同一根强有力的家族的线索贯穿前后，使整个作品构成一个独立的巨大的整体。他想要完成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是从遗传问题里，从他认为人类最内在的基因里去研究人类；第二个目的，则是要通过这个家族分散在社会各阶层的各个成员的活动，去描绘一个时代。左拉自信地宣称：“我要做巴尔扎克曾对路易·菲力普朝代所做过的那种工作。”

1870 年 6 月，《鲁贡·马加尔家族》的第一部小说《鲁贡家族的命运》开始在《世纪报》上连载，1871 年，正式单册出版，左拉在卷首写了整部家族史小说的总序，公布了他的写作计划和意图。他写道：“我想解释一个家族，——一小群人，——如何在一个社会里面立身处世，这家族在发展之时，产生了 10 个、20 个份子，他们在头一眼看来好像极不相似，但是在分析之后，却显露出他们是深切的互相关联的……在生理方面，这个家族的各个份子，他们全是关于神经与血缘的变态事件的慢性继承者，这些神经与血缘的变态事件，是在第一次机体的受伤之后陆续发生在这一个家族里面，并且他们在这个家族的每个人身上，随着环境的不同，决定了情感、欲望、情欲以及一切属于自然和本能方面的人性的表露，至于历史方面，他们从平民阶级出发，由于低下阶级在社会中进展时所接受的这种完全具当代性的本性冲动，他们在整个现代社会中飞黄腾达，他们高升到各种地位，并且凭借着他们各个人物的特殊变动的的生活，就可以叙出全部‘第二帝国时代’。”计划公布了，接下来应该是公布左拉所说的这一个小群人，这一家族的世系以及他们各自在社会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然而直到 1878 年，在左拉已经出版了 7 部家族小说，第 8 部小说也开始在《公益报》上连载的时候，他才公布了鲁贡·马加尔家族的世系表。这是为了回答某些读者对他的系列小说缺乏组织和总体结构的指责而公布的。这个世系表与后来 1893 年发表的树枝状图不同，只是一个严格意义的表格，但五代人的辈份、血缘关系，每一层次列出的每个成员的简史都已经基本完备，图表中不仅包括他已经发表的八部小说中的人物，而且包括了后来在一些小说中出现的家族

成员，直到最后结束全部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的巴斯加医生。当然，在后来的创作中，左拉最初的意图不可避免地有所更改。人物增加了，最突出的是家族的马加尔分支扩大了。小说的规模也由最初计划的 10 部扩展了一倍。左拉从 28 岁动笔写成第 1 部家族小说《鲁贡家族的发迹》起，经过了 23 年辛勤劳动，终于在 53 岁时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家族小说。最后完成的是 20 部小说，它们是：《鲁贡家族的家运》、《贪欲的角逐》、《巴黎之腹》、《普拉桑的征服》、《教士穆雷的过错》、《鲁贡大人》、《小酒店》、《爱之一页》、《娜娜》、《家常事》、《妇女乐园》、《生之欢乐》、《萌芽》、《作品》、《土地》、《梦》、《人兽》、《金钱》、《溃败》、《巴斯加医师》。这 20 部小说从各个阶层和角度，展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按照左拉的设想，《鲁贡·马加尔家族》系列中的每一部小说主要描写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一个方面，或者一个社会阶层的典型。按照他最初的十部小说的设想，第一部小说是写鲁贡·马加尔家族的起源，第 2 部写这个家族的黄金的年轻时代，第 3 部写第二帝国时代的投机事业，第 4 部写官吏和政界，第 5 部写一个教士灵魂里的自然和宗教两方面的冲突，第 6 部描写军界，第 7 部写工人，第 8 部写交际界，第 9 部写艺术家与艺术界，第 10 部写司法界。从最终写成的小说来看，《鲁贡家族的家运》，以拿破仑第三“十二月政变”为背景，描写了鲁贡家的来由和彼埃尔·鲁贡通过投靠帝国反对共和暴发的经过。《卢贡大人》，以身任帝国大臣的欧仁·鲁贡为中心，描写了第二帝国时期的上层政治与政界。《小酒店》写巴黎手工业工人的生活 and 酗酒的社会问题。《爱之一页》写巴黎市民小人物的生活，包括家庭和感情的纠葛。《娜娜》写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和妓女。《家常事》写巴黎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道德状况。《妇女乐园》写巴黎的百货公司与资本主义商业。《萌芽》写矿业工人的生活与工人运动。《作品》写艺术家和艺术界。《土地》写农村与农民的生活。《梦》写贫寒孤女的爱情追求与不幸。《人兽》写铁路工人和铁道部门。《金钱》写金融投机与交易所。《溃败》写普法战争与第二帝国的崩溃。《巴斯加医师》写医学界的人物与科学发展。除了个别小说如《生之欢乐》仅限于纯生理和心理的描写之外，其它所有的各部小说全都忠实地实践了左拉的写作设想，尽量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各阶层的人物。

《鲁贡·马加尔家族》的最初 6 部小说陆续发表，并没有能引起读者的热烈兴趣，《卢贡家族的家运》在《世纪报》上逐日连载，因为普法战争爆发而停顿；《贪欲的角逐》在《钟声报》连载，也因读者反对而中断。只是由于出版家拉可阿的支持，两部小说的单行本才得以出版，但不久，拉可阿书局也宣告破产了，左拉的庞大写作计划受到极大的威胁，只是由于年轻的出版家夏庞蒂挺身而出，购买《卢贡家族的家运》和《贪欲的角逐》的版权，并答应继续出版以后的各部续作，左拉才松了一口气，继续写他的《巴黎之腹》。《巴黎之腹》的出版赢利，使《普拉桑的征服》和《教士穆雷的过失》的写作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但《教士穆雷的过失》中对恋爱的大胆描写引起天主教徒们愤怒的攻击，紧接着《鲁贡大人》平淡的销路，又使左拉感到很大威胁。直到 1877 年第七部长篇《小酒店》的面世，左拉才在批评界的一片围攻声之中，受到了

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称赞。

《小酒店》——工人苦难纪实

《小酒店》取材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巴黎郊区工人生活。女主人公绮尔维丝出身于劳动者家庭，父亲安图瓦·马加尔当过兵，后来以编柳条筐为业，母亲是一个小菜贩，卖过猪肉，至死辛劳。绮尔维丝在贫困中长大，10 岁就开始当洗衣女，14 岁时与同乡二流子青年朗第耶同居，生了两个孩子。他们一起来到巴黎，性情奢侈爱享乐的朗第耶又抛弃了她和孩子。与别的女人姘居，绮尔维丝拚命工作，独自抚养孩子。她遇到了一个青年铎工古波，古波为人正直，他帮助绮尔维丝并且向她求婚。结婚以后，两人勤奋工作，虽然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儿娜娜，但是由于勤俭，生活渐渐宽裕，每月还能存上一笔钱，她梦想攒下足够的钱来开一家洗衣店。可是有一天出了事故，古波在屋顶上做工时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虽然经绮尔维丝无微不至的照顾，古波养好了伤，但所有积蓄全消耗一空。更加糟糕的是，在养伤的日子里古波染上了酗酒的恶习。绮尔维丝在一个暗地爱着她的铁工顾奢的资助下，终于开起了洗衣店，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这时古波嗜酒却越来越厉害，而朗第耶却又来了，他在古波住的房子里分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勾引古波喝酒，并引诱绮尔维丝，重新占有了她，并坐在他们家里吃白食。绮尔维丝很快就养不起这么多只吃不干的人了，她不得已放弃了铺子，搬到一间顶楼去住，在朗第耶的腐蚀下，也开始喝酒，也变得好吃懒做，整天沉浸在酒精和性欲之中，生活每况愈下，她与古波所生的女儿沦落为娼妓。绮尔维丝欠下了债，变得越来越下流，因为饥饿和堕落，有一天竟也试着去卖淫。古波整天喝得烂醉，酒后中风死在疯人院里。绮尔维丝饥寒交迫，死在她的老房主让她过夜的楼梯底下的一个窟窿里。而这里的朗第耶却又在继续白吃别的女人。

左拉以极其醒目的方式提出了酗酒的危害。绮尔维丝本来是一美丽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从小生于劳动的贫苦人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即使她开始与朗第耶同居时，她也不赞成朗第耶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朗第耶抛弃了她和孩子，使她只能用加倍的勤奋劳动，来使得自己和孩子能够生活下去，而她竟然做到了这一点。她勤俭能干，持家有方，在与古波结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她和丈夫的共同努力，小日过得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她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待人厚道，能帮助邻居，主动让失业的老工人到她的店里来吃饭取暖，即使穷困潦倒之后，她还把自己难得弄到的面包分给孤苦的乞丐伯鲁老伯，还不忘去照顾受虐待的小女孩拉丽和她可怜的弟妹。她本来是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的，她的愿望无非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店，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一块干净的睡觉的地方，能够让她抚养自己的孩子好好地成人，最后，在劳累了一辈子之后，安静地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死去。她的堕落和自暴自弃，固然是因为朗第耶邪恶的引诱和古波堕落的拖累，但那天在酒店中第一次尝那“哥伦布老爹的樟脑水”却也起了极其致命的作用。从那时起，酒精蒸馏器的铜管子抓上她就再也不放了。她日渐变得厚颜无耻，为了得到几个铜钱喝酒，她完全不顾脸面，她由一个健康、漂亮、光彩

动人的青春妇女变得臃肿肥胖丑陋不堪，变成令人恶心的肮脏的一堆东西。这种强烈的对比，突出地展示了酗酒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危害。

古波的堕落也突出地加重了这个问题的份量。古波原来也是一个勤劳向上的青年，他为人忠厚，生活朴素，是一个装束干净、漂亮快乐而和蔼的青年。对于绮尔维丝，他是一个够格的正派的丈夫。他的变化，也在于养伤期间喝上了酒，从那以后，他从精神到形体都变得越来越叫人恶心，他在医院里发狂死去的情形使人感到极其厌恶可怖。

在《小酒店》中，酒是万恶之源，工人们下了工就钻进酒店，白天不时有醉汉倒在街上，夜里总可以听见醉汉的喃喃醉语和呜咽，绮尔维丝走进铁工厂，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酒气熏天的工人，在酒店里，“那蒸馏器有许多形状古怪的容器和弯曲的管子，它保持着一种沉默的样子，闷得严紧极了，没有一丝汽冒出来；人们难得听见里头的一声喘息，地底下呼出的鼾声，这活像一个阴沉、有力、又无言的工人在白日城干着黑夜的勾当……蒸馏器默默无声，没有火，它的暗色的铜没有一点儿令人愉快的气色，不停地让酒精的汗一滴一滴地滴下来，像一股缓缓而持续的泉水漾出来似的，逐渐溢出了酒店，浸到外面的大马路，淹没了广大的巴黎。”“那机器的影子映在后面的墙上，像是许多有尾巴的妖精，它们张开了大嘴，似乎要吞灭整个人类”。在左拉笔下，那制造酒精的蒸馏器的龙头，的确像一个无言的妖魔，不仅吞食人的躯体，而且要吞食人的灵魂。最极端的例子是那个酗酒的工人俾夏尔，酒精夺去了他的心性良知，使他变成了一个虐待狂，他先是把劳作到奄奄一息的妻子折磨死，接着又虐待他自己八岁的女儿，把这个担负着照顾抚养弟妹的女孩整天整夜绑在床柱上，毒打她，折磨她，让她用手去取烧红的铜钱，用皮鞭抽打她取乐。

左拉揭示出的酗酒的问题，的确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动人心魄的力量。但左拉没有停留在酗酒这问题上，他还力图揭示出造成酗酒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那就是极度的劳累与贫困。在《小酒店》中，巴黎贫民居住区到处是拖着劳累疲乏的身体走进酒店去的工人，他们在那儿喝上几杯，麻醉一下身体和灵魂，街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工人哼唱着悲伤的小调，到酒精里去寻找一下休息和快乐。古波走上酗酒的道路，正是因为他在屋顶的危险工作中摔伤而开始怨恨自己的工作，对上帝把穷人和绅士们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而不满，这才逐渐进出酒店的。绮尔维丝开始酗酒，也是因为极度的劳累，但勤奋工作却并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和应有的收获，她苦心经营的小店办起来了，但却不够养活一大群吃白饭的人；她的丈夫变了，整天好逸恶劳泡在酒店里不出来；她的爱情和婚姻生活被搅得一团糟，她自己无法控制这一切。她对艰苦的劳作再也鼓不起劲儿，最后在哥伦布酒店沾上酒时，她那本来就薄弱的防线就彻底崩溃了。左拉没有把他的主人公的命运简单化，他把人物的性格变化放在社会的背景下展开，这就非常合理地说明了人物性格变化的原因，而且也使小说的思想意义没有停留在戒酒的告诫这一浅薄的道德说教层面上，而是更加深入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阴暗沉重，和这种丑恶肮脏的生活对美好的人性的扭曲。这种深入的揭露使得《小酒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左拉在《小酒店》中还安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铁工顾奢，他生

活严谨，洁身自好，在到处弥漫着酒精、贫困和堕落的环境里，他却以父亲的酗酒为鉴戒，始终滴酒不沾，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作者以高度的热情，赋予顾奢慷慨、重情义、勤劳无私等优秀品质，他的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渐趋富足的生活与小说中的其它人物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确显示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但是也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反映了左拉对于工人阶级命运的认识的不够深刻，他不明白阶级的剥削是造成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最根本的原因，在经过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左拉仍然通过顾奢这个形象，把工人阶级命运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工人自身的道德约束和加倍的勤勉这一点上，这显然是不对的。

小说的另一点缺陷，在于作者企图揭示造成悲剧的遗传方面的生理原因。按照左拉的安排，古波的酗酒有其家传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因为干活时喝了酒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死的，古波身上就有父亲酗酒的遗传因子。绮尔维丝也是如此，她父亲是酒精中毒者，母亲也有嗜酒的恶习，不仅绮尔维丝的酗酒是由父亲遗传，而且左拉将她后来肉欲的放荡都写成是母亲的继承，这些，都无疑冲淡了小说所揭示的造成绮尔维丝一家不幸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小酒店》的出版，招致了法国文学批评界“不道德”、“丑化工人”、“污秽文学”等非难与批评，但却以其动人心魄的揭露和真实的描写的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者在小说中显示了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和洞察力，这在后来出版的《萌芽》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娜娜》——上流社会糜烂的展现

继《小酒店》之后，左拉又写了他的第八部家族史小说《爱之一页》，这部小说很快就被他随后发表的《娜娜》的光辉掩盖了。《娜娜》1879年开始在《伏尔泰报》上分期发表，在巴黎引起了轰动，1880年初出版单行本，成为畅销书连续再版。

小说主人公娜娜就是《小酒店》中绮尔维丝和古波所生的女儿。绮尔维丝染上酒瘾后，娜娜从15岁就开始在街头鬼混，沦为妓女。小说《娜娜》开始时，她被下流剧院经理包尔德那夫捧上舞台演出下流歌剧《金发的爱神》，娜娜在那出戏里裸体色情表演，引起了近乎疯狂的叫好，轰动整个巴黎。上流社会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像苍蝇见血似地涌向她，争风争宠，纷纷露出淫棍色鬼的面目。不久，她得到银行家史坦那的供养，住进史坦那专门为她购置的郊外别墅，在那里，她不仅与史坦那周旋，还接待乔治·于贡小少爷和朝廷大臣莫法伯爵。不久，随着史坦那经济情况恶化，娜娜也就疏远了他，转而与莫法伯爵亲近，对莫法伯爵的纠缠厌烦后，她爱上了丑角演员丰当。她对丰当的爱情表现出非常挚着和热烈，为此她拒绝了其他男人的追求而正式与丰当结了婚。不料丰当却是个卑鄙的小人，娜娜在婚后受尽了他的虐待和殴打，迫于生活困难，娜娜又一次沦为妓女。直到包尔德那夫的万象剧院排演《小公爵夫人》时，她才又与莫法伯爵恢复关系，并怂恿莫法伯爵买下了一个公爵夫人的角色由她扮演。从那以后，娜娜又在莫法伯爵的供养下过起了奢侈浮华的生活。她这时开始用变本加厉的玩世不恭来对付那些资产阶级绅士们，她对莫法伯爵没有一点所谓忠贞，凡是巴黎的有钱男人她一概来者不拒。她从他们那里源源不断地挤出金钱，随后又轻易地花个精光，她就像一个无底深渊，男人们把他们的钱财争先恐后地投进这个无底深渊里，直到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忽然有一天，娜娜从巴黎消失了，传说她到了俄国或者非洲，并在那里得到权贵们的宠爱。后来，就在普法战争前夕，娜娜真的带着大量钱财从俄国回到巴黎，但就在她去看儿子时，从儿子那里传染上天花病，不久，就在旅馆里死去了。

作者笔下的娜娜，当然具有她的娼妓职业给她带来的庸俗、轻浮、放荡、侈奢等特点，作为妓女，她就像一个到处散布堕落淫荡病菌的苍蝇，“嗡嗡着，舞弄着，像一颗宝石似地闪烁着，从王公大人的公馆窗户里飞进去，只要随便在里边男人们身上偶然一落，就会把他们毒死”。但作者也注重描写她作为下层妇女所具有的一些好的品格。她本性善良，心肠很软，她对于丰当的爱是挚着的，表现出从良的和向善的愿望。对自己的儿子小路易，她始终保持着深深的母爱。她在被人玩弄也玩弄别人的生活中，也曾从心底发出“我要人们的尊重”的呼唤。但她的这些良好愿望和呼唤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在她周围，是这样一群表面上一本正经但骨子里糜烂透顶的上流人物构成的上流社会，娜娜在认识了他们的嘴脸之后曾宣称：“你们这些猪，我比你们干净得多！”左拉就是通过娜娜作为一条主线，逐一揭示上流社会的肮脏与腐朽，而这正是左拉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所在。

银行家史坦那，是个交易所里的怪物，盘剥普通人钱财的精明鬼，除了银行业务和交易所，他还在阿尔萨斯开得有炼铁厂，在那里对工人

残酷剥削，却把剥削来的金钱毫不吝惜地大把花在嫖妓上，直到彻底破产。

舒阿尔侯爵是政府的顾问，他的女婿莫法伯爵是皇后的侍臣。他们一家子在万象剧院看娜娜的裸体表演时，表情俨乎其然，仿佛纯粹在欣赏艺术，而第二天却正是这两位世家显贵，国家的栋梁，却不惜屈尊一起来到这个娼妓家里，自称是“本区慈善会的会员”，为了“3000以上贫民”来向“一位大艺术家”募捐，而这两名巨富慈善家也就从娜娜手里募走了她刚才一次卖淫得到的50法郎，并达到了结识这个娼妓的目的。那以后，女婿莫法伯爵在追求娜娜这事首先得手，消息传扬开后，岳父舒阿尔侯爵俨然以卫道者的面目指责女婿的堕落作风，并宣布与之断绝来往，但事过不久，女婿莫法伯爵却意外地撞见这位卫道者岳父躺在娜娜的怀里，这个年过花甲的老淫棍竟然也上了娜娜的床。

达戈奈曾是一个资产阶级纨绔子弟，是娜娜原来的情人，为了追女人花掉了几十万法郎，终于落到只能到交易所混日子的困境。为了重新获得一些财产，他居然向莫法伯爵的丑陋不堪的女儿求婚，达不到目的时，就在床头求娜娜对莫法伯爵施加影响，促成了这桩肮脏婚事。而就在婚礼的那一天，他却把妻子扔在一边不顾，爬上娜娜的床头。

乔治·于贡是个尚未成年的纨绔子弟，在看过娜娜的裸体表演后，欲望使他一刻也不能安宁，他进入娜娜的房间之后，为淫欲而颠狂，直到为娜娜自杀身亡。他的哥哥菲利浦·于贡原来是父母亲指派来管教乔治，想要把乔治从娜娜的迷惑中解放出来的，但见到娜娜后却也拜倒在她的裙下，竟为她贪污公款而锒铛入狱。

为淫欲而丧身的还有汪德夫尔伯爵，他拼命挥霍金钱，赌赛马输了不知多少，在女人身上花掉的更多，他在娜娜身上花掉自己最后一笔钱后，因为在赛马中作弊败露，自己放火把自己烧死。

在左拉笔下，巴黎到处飘荡着可耻的淫欲。莫法伯爵姘上了娼妓娜娜，伯爵夫人却在家里与文痞记者浮式瑞私通。莫法伯爵明知道妻子与浮式瑞的关系，却当着妻子的面与浮式瑞握手言欢；浮式瑞对伯爵夫人感到腻味了，就抛弃她与有夫之妇歌女洛丝姘居，而被抛弃的伯爵夫人竟又另与下等人私奔，在经历了种种放荡生活之后才回到家来。万象剧场上演的色情剧受到狂热的叫好，而后台上王公贵族们都厚颜无耻地跟着裸体演员们打转。公开的卖淫和秘密的姘居在万象剧场里随处可见。大街小巷到处饭店酒馆全都充斥着淫棍和妓女，绅士们和娼妓荡妇们的淫乐通宵达旦。左拉用他的一支笔，揭示出第二帝国的那些权贵绅士们究竟生活得多么荒淫糜烂！

在具体的写上，左拉注意了分寸的掌握。虽然《娜娜》可以说是法国文学中最为详细地描写了娼妓生活的一部小说，但里面对于性的具体描写是很少的。由于对上层社会的淫靡风气持鲜明的批判和讽刺态度，小说即使有一些地方写得过于烦琐冗长，却没有损害其整体的暴露和批判的力量。

《家常事》——猥劣的风化德行

《家常事》是左拉家族小说中的第十部。在这部小说发表时，《小

酒店》和《娜娜》已经为左拉奠定了文坛泰斗的地位，自然主义文学如日中天。但这部小说的发表却没能在左拉的文学桂冠上再增加什么荣耀，人们接二连三地在法院起诉，只因为左拉《家常事》中的某个人物碰巧与他们同名。而小说的情节令这些体面人如此厌恶，以至于甚至声言，任何作家使用自己的名字都行，唯独左拉不能使用。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害怕自己的名字在左拉的著作中出现呢？这是因为左拉在这本小说中对资产阶级和他们所鼓吹的风化道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左拉自己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家常事》谈到资产阶级，就是对法国社会提出的最强烈的控诉。3个通奸罪，没有性的激情，完全是因为所受教育、生理失调、愚蠢糊涂的结果。小说把资产阶级揭露得很丑恶，因为这个阶级自称是正直、有秩序、有道德的。

《家常事》的故事发生在巴黎的一座豪华的五层楼大房子里，在这座大公寓里住的，全者是所谓上流人物。房主人通过门房，维持着苛细的风化，整座大房子俨然是独立于巴黎淫荡风之外的一座道德堡垒，以致于每来了一个新房客，就要听一通“不要把任何一个女人带进来”这类规劝。但实际上是如何呢？

说是那个刚才还奉劝新房客不要在这房子里有不轨行为的建筑师冈巴尔东，10年前为了3万法郎的嫁妆离开自己爱恋的表妹和另一个女人结婚，现在却又背着自己的太太与表妹通奸。

大房子中住的另一家人若塞朗先生一家是一户已经败落下来的资产阶级，若塞朗先生是一个工厂的出纳员，为维持家用，他不得不在一天工作之后，每晚还要为每千字3个法朗抄写稿子。家里日常生活非常拮据，甚至舍不得拿出两个法朗坐马车，但若塞朗夫人却坚持雇佣人，坚持每星期二举办宴会请客，坚持带女儿到别人家去做客，绷紧上流人的面子，是为了把女儿快些嫁出去。接连3个冬天，她带着女儿进行了一场比狩猎还要紧张的捕获女婿的斗争，为此，她教育女儿如何向男士们献媚，如何忍受那些潜在的女婿们的轻薄行为。终于，在一次布置好的晚会上，她的小女儿贝尔特使房东的长子，这座大房子和一家绸布店的继承人落入了圈套，接下来是就嫁妆问题的讨价还价，然后结婚，婚后的生活，由于到底也没有拿到5万法朗嫁妆许诺中的一个小钱的女婿感到受了欺骗，变得冷淡而懊丧，女儿也对这乏味的交易婚姻生活越来越感到厌倦，于是女儿跟这座大房子中的另一个年轻男子有了私情，而丈夫居然把这一对情人堵在幽会的房间里捉了奸，使妻子心慌意乱地只穿着一件衬衫从楼上跑到楼下地献丑。而计谋多端的岳母却又想方设法地把女儿塞了回来，一桩几乎震塌大楼的丑行不了了之，只是把循规守矩的岳父气死。给若塞朗家女儿当情人的奥克塔夫·穆雷，是有着鲁贡·马加尔家族血统的年轻人，他长得很英俊漂亮，野心勃勃，对大楼中的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太太都追逐过，有的得手有的没有得手，他原先想通过追求太太们猎取财富，后来他终于追女福商店的女店主得手，跟女店主结婚。

特鲁布洛是大楼中的常客，他父亲很有钱，他自己是一家证券经纪商行的职员，他宣称自己对于结婚有一种自然的厌恶。但他却有一种特别的嗜好，那就是跟大楼中各家的女仆和厨娘们调情并且跟她们逐一睡觉。他对他的这种成功感到得意。

大楼中的又一个居民，庄严的高等法官杜瓦利埃，是房东瓦勃尔先生的女婿，却跟一个妓女长期姘居。他是这座楼里坚定的卫道者，但当他一再发现那个妓女另有情人，并且最终被他赶开的时候，他却买了一支手枪自杀。子弹打坏了他的牙齿和一边脸皮，他倒在厕所里，再也没有勇气对自己开第二枪。

若朗塞家的财神爷巴什拉舅舅是一个专搞代卖业务的商人。他丑陋肮脏，虽然富有但对他的两个外甥女却非常吝啬。他最不喜欢有人向他要钱，每遇上这样的時候他总是装聋作哑，好像喝了过量的酒。而他的外甥女如果真想向他要一文钱，却不得不真用酒拼命灌他。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维持供养一个妓女，在这个妓女背叛他投入跟着他揩油的一个青年职员怀抱时，他为了了却这桩丑事竟拿出五万法郎把这个妓女嫁给那人。

就在整座楼的富人们都在偷鸡摸狗，把有意识的犯罪、通奸谋划变成了日常的无意识的犯罪本能的时候，他们却在极力维持着这座楼的表像的庄严风化。大楼的房东瓦勃尔先生甚至亲自出面阻止住在楼里的一名工人把他妻子带进楼里来过夜；房东的代表，那个门房古尔先生，也曾秉承房东的意旨，残忍地把一名即将生产的缝皮鞋的女工赶出大楼，因为在她身边竟没有一个男人陪伴，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有伤风化的。

小说用讽刺的笔调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人物的极端虚伪。若塞朗家的二小姐贝尔特与奥克塔夫幽会，没有性的冲动与激情，只是为了一顶价值 100 法郎的帽子或者是一块丝绒披肩，她一边脱衣上床，一边因为奥克塔夫的吝啬，因为他买来价值仅一百法郎的拉玛城丝绒冒充价值 300 法郎的尚蒂依的产品而生气，但她绝对不承认自己是为此而生气。

小说对于若塞朗一家与他们捕获的女婿一起到公证人那里缔结婚约的一段描写显示了左拉对法国资产阶级生活和心理的深刻洞察和纯熟的艺术表现力。小说到这时，若塞朗一家已经经过讨价还价，把答应付给女婿的 5 万法郎嫁妆费由付现款争取改为分期付款，现在到了应该在婚约中公证落实的时候了，但婚约的行文中居然只字未提，于是女婿“奥古斯特极端细心地听着，不免有一些心情不安的表示。他望一下微笑的贝尔特，望了一下若塞朗两夫妇，又望了一下杜瓦利埃先生，他终于大胆地说到嫁妆保险费问题。他认为这种保证至少该在婚约中提一提才合理。这一来，大家都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举动；这有什么用处？事情不是很自然吗？大家都急于签字。至于公证人勒诺丹，是一个很和善的青年人，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笔交给女士们，只是出门以后，杜瓦利埃太太才客气地说出她有些惊奇，她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说过什么嫁妆保险费，一向说的是巴什拉舅父应付 5 万法郎的嫁妆费。但若塞朗太太以一种天真的态度予以否认，说这样微小的一笔款子，她向来也没有打算由她哥哥来负担，舅父将来要给贝尔特的，是他的全部财产。于是结婚问题的焦点嫁妆费问题终于就被处心积虑地含糊掉，通过堂而皇之的咬文嚼字变为不能充饥的画饼。左拉用不动声色的简要描写，达到了高度的讽刺效果。

在《家常事》中，左拉实践了他的自然主义小说的一个创作主张。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一道的故事情节，没有悬念和高度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小说仿佛只是那些平凡琐碎的生活的剪辑，作者通过对那些猥琐

细节的描绘，展示了本来就非常猥琐的资产阶级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作者多次用大楼中厨房外中的天井描写来象征资产阶级生活的肮脏，那从一层层楼抛下来的菜皮、垃圾和动物的肠肚，厨娘们对主人隐私的下流议论，虽然对揭露那些上流主人们的生活有所帮助，但读来缺少美感。小说对偶然出现的工人有意表现其粗鲁，那个房东禁止与其妻子过夜的工人在抗议时口口声声扬言自己与其妻子睡觉是想弄出一个孩子，这就在表现其粗鲁的同时，未免有些流于粗俗。当然，这些不足没有影响小说的主旨，小说几次通过人物之口，点明了资产阶级风化德行的虚伪。这正如那个工人所说的：“你们不允许我自己的老婆来，但是允许每一层楼那些穿得很好的女流氓，在门背后干那狗干的事！一堆下流坯！一堆资产阶级！”又如一个女佣人在全书末所指出的：“不管这一家或者那一家，所有这样的大楼都是相同的。在今天这个社会，到处都一样，全是猪猡！”

《妇女乐园》——大生产的胜利

《妇女乐园》是左拉家族小说中的第11部。在这部小说中，左拉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描写了大资本家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胜利；与此同时，他以无限的惋惜和同情，如实地描写了那些旧的生产方式的代表，那些老字号店家的反抗和节节败退，以及最后必然的灭亡。

小说的男主人公奥克塔夫·穆雷，是一家妇女用品公司“妇女乐园”的老板。早在左拉第十部小说《家常事》中，他就以一个野心勃勃的英俊青年雇员的身份出现过，在那部小说结束时，他娶了女福商店的女主人，而在这部小说开始时，他已经是一个鳏夫，并且把原来的老式的女福商店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商场了。穆雷仍旧高大英俊，他为商场引进了全新的现代化商业经营思想。他认为，旧式的依靠货真和信誉，一笔一笔做生意，在每一笔生意下尽可能赚取多的利润的商业方式已经过时了，必须尽可能迅速地把买进的货物卖出去，以便换取买进新的另一批货物；必须想方设法加速资金的周转速度，以便使投入的资本获得多次的利润。因此，必须满足于在每一笔生意上只赚取少量的利润，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加速资金的周转和扩大经营的规模上来。他雄心勃勃地施行自己的计划，一家家地兼并邻近的老式商店，在自己的同事和部属都还在怀疑建造大商场是否会有足够的顾客的时候，他却满怀自信地要无限制地扩大他的商业王国。他把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引入到商场中来，利用奖励、晋升、辞退等各种手段在职工中造成竞争。他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大倾销，把诗人一般的想像和天才的设计一次又一次地运用到倾销布置和市场设计中去。他用他的低价倾销的办法毫不留情地压迫附近一带的各种商店，那些老式商店在他的压力下日益衰落，他迎接同时也发动一场价格大战，毫不手软地把套在那些老字号商店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穆雷举止温文尔雅，在各种场合对于那些妇女们都亲切温柔，但他在心灵深处却轻视她们，只把她们看作是他源源不断的财产来源。他研究她们的心理和弱点，利用这些弱点不断推销他的商品，获取财富。他也做她们的情人。这除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之外还有别的目的。他处心积虑地通过他的情人戴佛日夫人结识了哈特曼男爵，并用他

热情的富有煽动力的论证说服了哈特曼，让他的不动产信托公司与妇女乐园携起手来扩大经营。跟那些暮气沉沉的旧式商人相比，跟那些整天哀叹生活无趣味等着继承遗产的上流公子们相比，穆雷显得生机勃勃，目光远大，充满朝气和进取精神。他用无穷的精力，发动着他统治下的那一架庞大的商业机器。他又具有精明的管理手腕，他管理严格，但从不愿意亲自出面批评职工；他很注意部下管理人员的权限，放手让他们治理，并很注意为他们顾全面子；他从心眼里并不重视那些下级职工，他对他们赏罚严明，却很愿意在他们心目中保持威严慈祥的形象。妇女乐园在他的治理下像一台性能完善的机器一般顺利地运转，营业额直线上升，商场规模日益扩大，他心里充满的是无限的骄傲。对于因他的大商场的强大竞争而纷纷倒闭的那些老字号商店，对于由于这些老店倒闭而成为牺牲品的那些勤恳善良的商人们，他的心中只是偶然飘过淡淡的一抹怜悯和同情，他认定这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老式的买卖必然导致致命的灾难，世界上谁也挡不住这灾难的降临，即使他自己出于糊涂的怜悯关闭妇女乐园，也立刻有另一个大店在隔壁不远处开办。这些濒于死亡的老店还是最终会被消灭。这是因为，用穆雷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新的观念是由天空的四面八方散布的，这个工业城市的胜利是由世纪的风撒下的种子，它必然消灭那些旧时代的摇摇欲坠的建筑。让腐朽的东西死去吧，他心里一点也不后悔。对于妇女乐园营业规模日益扩大，他站在他的王国的顶端俯瞰着这一切发出成功的喜悦微笑。他似乎没有什么苦恼了。这种情一直持续到他堕入真正的情网。

女主人公黛妮丝·鲍狄开始在小说中出现时是一个来自外省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害热病死了，她带着两个弟弟来投奔埃尔勃夫布匹法兰绒老店的主人、她的伯父。鲍狄伯父这时生意正受到妇女乐园的强大冲击，已经不可能再在店里为黛妮丝提供一个职位，她于是毛遂自荐到妇女乐园时装部当了一名售货员。她寒酸的外表和衣着受到同事们恶意的讥笑，她们有意欺侮她。她手头极端拮据，除了养活小弟弟，还要不断应付不成材的大弟弟的勒索，这使她加倍劳苦，但她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挺了过来。她温顺而坚韧的性格和人格的力量渐渐引起老板穆雷好感，但同事们却继续敌视她并排挤她。终于在一次淡季大裁员中她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给开除了商场。这时她似乎陷入了绝境，好心的伞店店主收留并照顾了她，在这些老式店主的支援下她渡过了难关，并且又一次回到妇女乐园当雇员。这次她那善良坚韧的品质逐渐被同事们所认识，但她坚决地拒绝了。她在心灵深处受到穆雷的吸引，她欣赏穆雷的才干和魄力，赞成他的事业和开拓精神，她深深地认识到新式的新本主义大商业一定会战胜老式商业经营方式，但她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坚持拒绝穆雷的求爱。这一再的拒绝使穆雷真正感到痛苦，而在痛苦中却更加加深了对她的尊敬和爱慕，这使穆雷的感情也得到升华，发生了变化。她使他在商业经营上也作出了许多合理改革，最后这一对有情人终于相爱。

左拉在叙述资本主义大商业阔步前进、不断取胜的同时，陷入了明显的矛盾心情之中。他怀着无限的同情和无奈描写了几个小商业者的苦斗和他们老字号商店的衰落。

雨伞店店主老布拉，他租了妇女乐园旁边不远处的一座小楼开他的

雨伞店，在妇女乐园的影响下，他的生意不断萎缩，他为了减少开支，又把小楼的一部分布置了家具后转租出去，黛妮丝被妇女乐园开除之后，就住在他租出的小房间里。布拉是个外表凶狠，心地却非常善良的老人，在黛妮丝陷入绝境的时候，他给她生病的弟弟送来了牛奶和食物，并且为了维持她的生活，他在他那根本不需要雇人的生意日益萎缩的伞店里为她提供了一份每天两法郎报酬的工作。他把他那雨伞看作是一种艺术，他亲手雕刻的伞柄和手杖头具有优美的幻想，永远变换着题材。他瞧不起妇女乐园那种批量生产的雨伞和手杖。但是他的生意却无可挽救地衰微了，他还想一搏，他发明了一种流行的自动伞，装上了各种幻想的浪漫的伞柄出售，但妇女乐园立刻改良了他的发明，蒙上各式各样的呢布、绢绸出售，在价格大战中老布拉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他最终被迫以 500 法郎让出了他那穆雷曾出 10 法郎都没能买去的房产租赁权，但他即使彻底失败了还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黛妮丝的伯父鲍狄是一家已经家传了好几代的百年老布店店主。这家老店的创办人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主任店员奥施柯诺，奥施柯诺又把女儿嫁给了鲍狄，现在，如果生意还好，老鲍狄也就想要把自己的女儿日内威芙照传统嫁给现在的主任店员柯龙邦，自己去享享福了。但是他的运气却因为妇女乐园的发达而越来越糟了，妇女乐园明码实价的倾销从他的百年老店里夺走了一个又一个顾客，老店的生意日渐衰落，为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迟女儿与柯龙邦的婚期，自己坚持着与妇女乐园抗争，指望生意会逐渐好起来。但生意却年复一年地没有好起来。更糟糕的是，他所信任的世界上最后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柯龙邦，也受妇女乐园里一个放荡女店员的诱惑出走了，这给了深爱着柯龙邦的日内威芙致命的一击，女儿和妻子相继去世，鲍狄卖掉唯一房产用来与妇女乐园抗争的 7 万法郎消耗殆尽也没有产生奇迹，最后只剩下鲍狄孤零零一个人，在坟墓一般空寂的老店中迈着沉重的脚步徘徊着，等待彻底覆灭的来临。

作出了拼命的抗争但仍遭灭顶之灾的，还有罗比诺。他原来是妇女乐园的一名高级职员，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被除名，于是他把她妻子所有的 6 万法郎投入竞争，盘过了一家绸布店，与丝绸制造商结盟，与妇女乐园展开了殊死的价格大战。他最终被打垮了，妻子的 6 万法郎全都损失了，他自己投到马车轮下自杀，结果被压断了双腿。

左拉如实地记录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车轮是如何带着血滚动着驶向胜利的过程。所有旧的道德、情感、可贵的传统和艺术，统统被它碾碎压扁，抛向后面。左拉以历史学家一般的真实，科学家一般的严肃，描述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在为那些美好的东西的毁灭无限惋惜的同时，左拉没有忘记指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就像左拉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多次指出的那样，这种大生产的发展对大众有好处，它受到大众的欢迎。

除了这些与妇女乐园拼得死去活来的商家之外，左拉在这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其他形象。

戴佛日夫人是巴黎的贵妇人，也是穆雷的情人和顾客。她在商场中购物时傲慢得惊人，当发现穆雷在疏远他时，他从心底里浮起深深的妒嫉。她一再有意地伤害黛妮丝，拼命想要羞辱她，却反而使自己蒙受了羞辱。她已经 35 岁了，却只承认有 29 岁，她着魔般地迷恋着穆雷。当

她与穆雷决裂之后，她开始帮助反对穆雷和妇女乐园的力量。

玛尔蒂夫人属于一种有着消费狂热的妇女类型，她经不住商品强烈的诱惑。她丈夫是公立中学五年级的教师，为了弄钱弥补妻子乱买东西造成的亏空，他不得不在职务之外去补课，她在妇女乐园接二连三的抢购是非常壮观的。

德·勃夫夫人高大漂亮，她的丈夫是养马场的总监，但人却不给太太一个闲钱，德·勃夫夫人对美好商品的占有欲鼓动她去偷，却被商场稽查当场抓住，她在胡搅蛮缠了一阵之后，终于在认错书上签字离开了检查间，当她迎面遇见她的女婿和穆雷时，她居然毫不害羞地解释说：“他们向我道了歉。这种误会真是怕人。”

与这些女顾客相应，左拉在小说中还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商场职员。

布尔当可是穆雷的副手，他的特点是凶狠，对任何一个犯有过错的职员来说，他都是一个魔鬼。特别是在淡季裁员时，他就像鹰一样注视着他的猎物，随时对任何一个他看不顺眼的职工说出那句要命的判决：“去算帐吧！”

奥莱丽太太是妇女乐园时装部主任，她健壮能干，对下属十分严厉，但对老板却曲意迎合。她在妇女乐园很受重视，丈夫是妇女乐园的会计主任，儿子当着收银员，她营造的这个结构被人称为郎姆王朝，但她却不得不为他那不走正路的儿子向老板求情。

雨丹是一个精明灵活的职员。他外表对人又热情又温顺，背地却暗中捣鬼。他策动同事们赶走了部里的副主任罗比诺，自己取而代之，又玩弄手腕赶走了主任布特蒙，自己爬上了主任位置。他那热情的假像差一点迷惑了黛妮丝，使她在心灵深处对他产生了爱情。他十分善于利用部里的职员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但是一旦爬了上去对待部下却变本加厉地凶狠。

除了这些性格特点十分鲜明的人物，左拉还描写了放荡的女营业员克拉哈，充满友爱的保丽诺和忠实而笨拙的杜洛施，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小说动态的人物群体，用左拉自己的理论说，就是构成了人物性格展示的外部环境。使小说更加生动、真实，充满了生活气息。

左拉在《妇女乐园》中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善于描写宏大场面的特点。妇女乐园的经营，特别是大倾销日子里万头攒动的场面，左拉写来有条不紊。有好多次，他通过穆雷对商店的巡视，通过那几位妇女顾客的脚步、眼睛和赞叹，一一展开妇女乐园这部巨大机器运转时各部分的情形，那充满生机的抢购，那纷乱中呈现出的井然有序，都伴随着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被描写得淋漓尽致。有不少场面的描写，带有左拉早期浪漫主义的明显痕迹，这时，他在用科学的、实验的眼光观察现实的基础上，又用充满想像的描写，渲染出了从这些观察中得到的浪漫感受。例如他对妇女乐园进货入口处的一段描写：

“货物经过查验核对，然后从陡削的坡道上摆动着落下去，坡道上的橡木和铁箍闪闪发光，这是在一捆捆的货物和箱子的摩擦下磨亮的。全部的货物都从这个张着的大嘴吞进去；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吞噬，货物发出如河水的轰鸣奔流而下。尤其是在大倾销期间，里昂丝绸、英国毛织品、法兰德斯麻布、阿尔萨斯印花布、鲁昂印

度绸，像一道不断的洪流从坡道上流入地下室去；有时货车不得不排列成行；包裹向下滑，在洞底发出像石头投进深水里那样卜通卜通的声响……排排箱子自动地往下溜，见不到有人从上面用手推；它们像是从天上的源泉下降的雨水自己向下倾泻。然后，现出了一捆捆的货物，像滚运的石子似地往下滚。

层出不穷的比喻如珠泻泉涌，有声有色地描写出大商场进货的宏大气势。这部小说反映出左拉对于社会的经济的深刻的认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车轮完全不注意道德的善恶，风驰电掣地毁灭着一切阻碍它前进的障碍物。资本的发展每一个毛孔中都是血，这种与发展同步的剥削和压迫，左拉同样也注意到并有所描写，这种因剥削而造成的贫困是左拉在生活中曾亲身经受过的，但在这部小说中，当生产力的发展与剥削同步的时候，左拉对于这种剥削压迫的抨击就不是那么有力了。在《小酒店》等作品中曾那么突出工人和受剥削者命运的主旋律，在《妇女乐园》中只弱化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伴奏音。由于左拉赞成新兴的大商业。于是对于这种种伴生和明显不人道的剥削和压迫，就开出了改良而不革命的处方。在黛妮丝与穆雷的谈话中，左拉通过黛妮丝的口叙述了他的这些意见，这些意见施行的结果是，售货员的境遇逐渐改善了，在商业销售淡季的时候用协商休假的办法代替了大批的解雇，人们设立了互助基金，使雇员们得到被迫休业的救济，而且有了退休的保障。雇员们的业余生活丰富了，建立了业余乐队，设立了有台球桌和棋牌桌的娱乐室、图书馆和补习班，公司免费给人看病，有了浴室、酒吧间和理发厅。左拉以为这么一来，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浴满了充足的阳光”，他在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跟前终于停步不前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左拉的深刻影响在这一部小说中又一次深刻地表现出来，他看不到，这种局部改良对于整个无产阶级命运的改善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成为《妇女乐园》这部小说思想内容方面最明显的不足之处，而表现这种思想的黛妮丝的形象，也因此受到损害，在作者努力要她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的时候，黛妮丝的形象概念化了，在她身上，如小说中所说的，“只有善良和理性，只有一种成为她全部力量的对于真理和逻辑的爱好”。小说思想内容上的这种不足，一直到左拉写作《萌芽》的时候，才逐渐得到弥补。

《萌芽》——工人阶级的抗争

《萌芽》是左拉的家族系列小说中的第13部作品，它也是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但是《小酒店》中那些被命运捉弄得无可奈何的工人们的后代，在《萌芽》中已开始站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前途英勇斗争了。

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比《萌芽》更出色、更重要了，它不仅在于法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作为第一部描写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作品和第一部从正面描写罢工斗争的作品，而成为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杰作。

小说的主人艾蒂安·郎第耶是《小酒店》中的主人公绮尔维丝和朗第耶生的第2个儿子。他原来在里尔的铁路工厂里当一名机器工，因为

与工头发生了冲突，被赶出了里尔，小说开始时，他正匆匆忙忙地赶路，到蒙苏寻找工作。这天夜里，他从浮乐矿井前面经过，打听在哪儿可以找到工作，可巧有个推矿车的女工死于心脏病，他被收留下来顶缺。由他往外运，工作非常艰苦，那些采煤工还要辱骂他、折磨他，因为他们要求他尽可能多拉几车煤，工钱最后是要按照拉上去的煤计付的，公司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借口否认矿工们挖出来的一车或一筐煤，工人们也常常为此互相争吵指责，说这个偷赖，那个偷煤。老板靠着剥削工人们发了财，却更加苛刻地盘剥工人。由于经济危机影响，老板决定降低成本，于是矿里失业的工人开始增加。艾蒂安得到老矿工马赫的帮助，逐渐习惯了矿井下的艰苦劳动，加之作风正派，又有文化，渐渐赢得了矿工们的信任，并与马赫的女儿卡特琳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艾蒂安注意到矿工们的悲惨处境，他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家普鲁沙联系上，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努力发展新会员，建立起一个支会，并积极组织筹划罢工斗争。不久，由于公司借口木料不足，压低出煤的工价，增加罚金，工人们非常愤怒。矿坑的一次倒塌伤人事故成了导火索，罢工暴发了。

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的正当要求被公司方面蛮横地拒绝了，这激起了工人们更加强烈的怒火，罢工的规模更加扩大了，上万矿工加入了罢工斗争的行列。艾蒂安请来普鲁沙向矿工们发表演说，对工人们进行说服开导。蒙苏的矿工集体加入了“国际”，罢工得到了“国际”的经济支持。煤矿公司的老板们用饥饿来逼迫工人让步，可是矿工们即使到了饥饿的困境中也仍然坚持着。一部分工人想要复工，但忿怒的罢工队伍把他们团团围起来，惩罚他们，进而捣毁了机器设备，包围了经理住的公馆，最后被警察驱散。矿工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和斗争性，即使断饮绝粮他们也不屈服。这时煤矿公司又想出新的花招，雇来了新的工人，由军警保护上工，罢工的工人闻讯前去阻止，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军警开枪镇压，矿工方面死了14人，伤25人，许多人被捕，死亡的人中有3个妇女和2个小孩，还有老矿工马赫，罢工失败了。

迫于暴力和饥饿，矿工们被迫复工了。艾蒂安躲过了风头之后，也随卡特琳一起下矿坑工作。这时，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故意破坏了矿井坑道中的防水设备，水淹没了矿坑，许多矿工都被淹死。十几天以后，矿工们终于把艾蒂安救了出来。这时才22岁的艾蒂安已经满头白发，而卡特琳则已经死在他的怀里。艾蒂安恢复后被公司解雇，但这一段斗争已使他变得更加成熟，他应普鲁沙邀请去巴黎，去迎接更加伟大的斗争。

小说以非常真实的描写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工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极其艰难，矿井里就像地狱，到处是水泥坑和泥浆，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高温，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瓦斯，工人匍匐在坑道里爬行，挖掘出乌黑的煤，恶劣的劳动环境造成了风湿干瘪的腿，长期泡在水里造成的伤残的手，一个五年没下矿井的老矿工吐出来的每一口痰都是黑色的！但这样的劳动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半饥半饱的生活，狭窄简陋到极点的住处，和沉重的债务。老矿工马赫一家几代为公司卖命，祖先纪尧姆·马赫为公司发现了丰富的煤层，一直干到老死，3个儿子先后都死在井下，到小说的老矿工马赫，已经是第3代矿工了，又有3个哥哥死在井下，他自己也3次死里逃生，被人从井下救起，而他到60岁退休时，儿子、

孙女和孙子又都在矿井里卖命了。几代的矿工都被矿主吸干了血汗，而老板们自己却富裕起来。股东格雷戈瓦当年只不过用 1 万法郎买了一份股票，而现在却增值到 100 万法郎，这些喝矿工们的血肥起来的寄生虫每年可以不干任何事仅靠分红利就可以过得非常富足。

马赫家的第 4 代杜桑·马赫是逐渐觉醒起来的矿工。他勤劳，不酗酒，在家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工作中是个经验丰富的优秀工人。本来，他也会像他的父亲和前辈们一样，辛勤工作一辈子后死去，他的确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准备驯服地过一生，但是残酷的压迫却逼迫着这个驯服的工人也不堪忍受了，公司压低采煤工价的措施，使他忿怒地提前半小时下班，但在后来与公司老板们的斗争中，却仍然上当受骗。他参加互助基金的筹积工作，但公司当局指责他时，他却俯首退让，事后醒悟时又追悔不及。罢工开始后，他先是不愿当劳工代表与资方谈判，出于责任感参加谈判后慷慨陈词，诉说工人的苦难，要求资方让步，但经理一番狡辩，就又使他无言答对。但他到底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罢工群众与军警相持时，他扒开衬衣，袒露胸膛对着刺刀冲上去，英勇牺牲在军警的枪口前。

马赫的妻子是另一个真实的形象。她是一个推煤车的女工，嫁给一个普通矿工，有了 6 个孩子。她维持着家庭的生活，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当罢工开始的时候，她积极地投入了抗争。资方用饥饿政策逼迫工人复工，她认定必须坚持斗争到底。家里既没有火也没有面包，她仍然鼓动矿工们坚持下去，鼓励她的丈夫投入到抗争的第一线，最后，她的丈夫死于军警的枪口，两个大儿女又死于矿井事故，她不得不代替被军警杀死的丈夫下矿井干活，但她却充满了坚定的信念，相信正义总有一天会胜利，资本家总有一天会受惩罚，复仇的日子终究会到来。

左拉在小说中也描写了工人的运动的蛀虫。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本是俄国贵族公子哥儿，因密谋刺杀沙皇败露流亡法国，在蒙苏煤矿上当一名机器工人。他信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想要毁灭一切，让人类社会倒退到原始社会，他对罢工工人不同情，带着一种冷漠的破坏欲毁坏了井下的防水设备，造成了许多矿工的惨死。改良主义者拉赛纳是另一个这类典型。他是一个老挖煤工人，几年前由于一次罢工被解雇，小说开始时他在矿井对面开了一个小酒店，因为能说会道成了一些矿工的领袖人物。他不赞成对资方进行激烈的斗争，反对矿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主张劳资调和共处，实行分工合作，让工人成为煤矿这一个家庭的一员。左拉通过这两个人物，反映了 19 世纪下半期工人运动的复杂情况。

在这部小说中，左拉显示了他的思想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他真实地描写了工人们的团结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工人们平时在矿主的挑动下彼此为了一个好些的矿坑，一个掌子面相互争执着，但一到罢工发动起来，却显示出高度的团结一致，男人们不再进酒店，妇女们也不再争吵；在遭到灾难的时候，互相救护，为了同伴的生命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左拉以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客观和精确对工人运动的起因即经济问题进行了描写和追根溯源。他认识并指出了引起罢工的降低工资是由于经济危机引起，危机使得大企业大工厂倒闭，减少了煤炭需要量，而危机和由危机引起的罢工不但影响了工人的生活，也打击了中小资本

家。让·巴尔矿井的所有者德诺兰因危机的影响破产了，他所有的矿井只好出让给蒙苏的煤矿公司，资本的集中，反映了垄断的趋势。他第一次从始至终地用小说反映了一次罢工的始末，并对工人的斗争赋予了高度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赞许的反映，对“国际”作了充分的肯定。在左拉看来，罢工完全具有正义的性质，罢工的失败带有悲剧的色彩，它就像是一次尝试，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必然到来。

当然，《萌芽》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左拉虽然肯定了罢工的正义性，却无法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它获得胜利的道路，而寄希望于将来的法律和合法的工会建立；他描写在“国际”领导下的罢工仍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与破坏性，就不很符合历史真实。艾蒂安这个形象也具有相当空想的成份。有些描写，如矿主格雷戈瓦对罢工失败后马赫家的施舍，公司经理的侄子工程师内格尔把艾蒂安从坑道中救出后两人喜极而拥抱痛哭等等，可以说只反映左拉不切实际地调和阶级矛盾的愿望和思想局限。作者从遗传角度把艾蒂安和老马赫祖孙都写成有嗜杀欲的人，又反映了另一个思想极端，另外，“国际”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那种漂亮讲究的派头，以及艾蒂安当上工人领袖后心里的虚荣的描写，也显示了左拉对工人运动缺乏深入的了解。无论我们对小说还能指出那些不足，但有一点是必须充分肯定的，那就是左拉第一次将近代产业工人的斗争全面引入了小说题材，并用磅礴的气势将这一题材写得生动感人，其功绩是非常伟大的。

《土地》——农民写照

《土地》是左拉家族系列小说中的第15部作品。这是一部描写农民的小说。在左拉之前，法国文学中最重要的反映农村和农民的小说，要数巴尔扎克的《村教士》和《农民》，在这两部小说中，法国农民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开始得到了较为真实的表现，较浪漫主义小说中那种理想化牧歌化的不真实的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描写大大前进了一步。左拉继承了巴尔扎克的优良传统，他给自己在《土地》中的任务，规定为真实地反映农民的生活、风俗，他们的激情和痛苦，还要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可能担任的角色。

小说的主人公路易·福昂祖祖辈辈都是农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攒，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他家拥有了一片面积为21阿尔庞的土地，福昂老爹强烈地热爱他的土地，在那土地上耕作到老，他开始干不动了，于是他把土地分给3个儿女。虽然分配财产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而且规定给他分摊养老金，但从他把土地分给儿女们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注定要完蛋了。首先是他那个无赖长子雅森德把自己名下分得的那一份土地一块块地典当出去换酒喝，不仅不向父亲交纳年金，反而用种种卑劣手段榨取父亲手里的那几个钱；接着小儿子毕多就以哥哥不交年金为由，也不再尽自己的义务。福昂老爹不得已只好搬到女儿凡妮和女婿代洛姆家与他们共住，不久，又因为受不了女儿女婿的刻薄，搬去与长子同住。在长子家，他几次被长子和孙女莱查盗窃，他发现他的私房钱存折和有价证券正被贪婪地注视着，因而连他的性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怀着恐惧投奔小儿子毕多，毕多夫妇先是冷酷地剥夺了他的全部

积蓄，继而他又被无情地虐待折磨，被赶出家门，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一样在荒原上流浪。福昂老爹的侄女法兰丝瓦斯的悲惨命运加深了福昂老爹的苦难。法兰丝瓦斯又是福昂老爹次子毕多的小姨子，毕多与其姐莉慈结婚后，一直想通过占有法兰丝瓦斯达到永久占有她那份产业的目的，而法兰丝瓦斯则坚决抗拒，从而在毕多家不断引发争吵和打鬥。法兰丝瓦斯后来与外乡来的长工约翰相爱，分走自己名下的土地和财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怀孕了，就快有自己的孩子了。毕多夫妇这时却盼着法兰丝瓦斯和她的小继承人都死掉，好赶走外乡人约翰，霸占她的那一份产业。终于有一天乘法兰丝瓦斯在田间干活时，毕多夫妇合力强奸了法兰丝瓦斯，在搏斗中，法兰丝瓦斯又被其姐摔到大镰刀上致死，这时她腹中还有那个即将出生的婴儿。这悲惨的一幕被福昂老爹看到了，于是毕多夫妇又把福昂老爹闷死灭口，最后当他还有一口气时就纵火把烧死灭迹。小说结尾，毕多夫妇逍遥法外，而约翰却被迫离开这片乡土去从军。

对于第二帝国时期的农民，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确定的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一个人数最多的阶级，即小农……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缺席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土地》中着重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些作为反动的波拿巴第二帝国基础的农民，左拉对他们有着相当正确的认识，称他们为“放到田野上的真正的狼群”。

福昂老爹是最典型的普通农民的形象，他勤劳节俭、性格淳朴善良，在家里专横独断，对别人小气吝啬。他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对土地极端的热爱。他一生都在土地上辛勤地耕种，又以极度的节俭挤出钱来增加土地。他老了，把土地分给子女们，是因为不愿意看着土地因他无力耕种好而受委屈。与福昂相似的另一个人物是他的姐姐玛丽亚娜，她把这一种对于土地和财产的占有欲推到了近乎冷酷的地步。她也拥有财产和土地，而对于土地，她所有的是一种永不放弃的占有欲，她极力反对福昂把土地分给子女们，她知道失去了土地就会失去一切，她预言福昂分掉土地就必然会遭到厄运，因此，她对于她自己的土地，就尽其所能地牢牢抓在手中。这一点表现在对待她的两个孤独的外孙上，就成为完全没有人性的吝啬，她唯一的女儿死后留下帕美尔和希拉利昂姐弟一对子女，他们孤苦伶仃，希拉利昂是个白痴，全部生活负担全靠帕美尔一个人在乡里打工卖力过活，而作为外祖母的玛丽亚娜看着他们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却从来不予哪怕最微薄的一点点施舍。她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刻薄的吝啬。她的这种对于自己财产的吝啬转到对他人就变为一种妒嫉，她插手法兰丝瓦斯和约翰的婚姻并不是想要成全他人的好事，她出于不愿意看到毕多积聚更多财富的目的，促成了这一桩婚姻。她的富足舒适的晚年与福昂悲惨的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福昂老爹对于土地的崇拜和玛丽亚娜的刻薄吝啬中还只是多少有一些狼性的话，那么说毕多这个人物完全是一条没有人性的狼是不

为过份的。他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对于土地和财产的迷恋发展到了极致，这一占有的欲望也极其膨胀，对父亲把土地分成三份非常不满，一心想要独占全部。他的婚姻也是出于利益关系，虽然他与莉慈早有私情并怀有孩子，但他却并不认真想要娶她，只是在知道她所继承的土地财产时，才决定结婚。他对于小姨子法兰丝瓦斯处心积虑地勾引，最强烈的动机还是她名下的那一份财产。他痛苦地看到法兰丝瓦斯与约翰结婚，是因为失去了她的那一份他已经看作是自己拥有的财产和土地。他用尽手段剥夺父亲最后的一点积蓄，显示了冷酷的性格。他为了达到占有的目的，什么手段都敢用，乱伦、杀父，反映了对于财富的贪婪是怎样使一个人变成罪犯和禽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了封建农民的落后性。

儿媳莉慈原来和她的妹妹从小一起长大，两人相亲相爱。但莉慈与毕多结婚后发现丈夫对她的妹妹法兰丝瓦斯有不良用心后，一种妇女本能的妒嫉使她开始敌视妹妹，而法兰丝瓦斯则本能地被毕多吸引而与姐姐作对。法兰丝瓦斯对于自己财产的占有欲使姐妹的亲情完全瓦解，他坚持拥有对自己那一份财产的权利，并结婚后从莉慈的眼皮下生生地分去了一份财产，使莉慈对她的憎恨达到顶点。最后，左拉非常令人意外而又合乎性格逻辑地描写法兰丝瓦斯临死时的表现，她明知自己是被姐姐害死的，但是她却顽固地坚持家族的财产所有权，不仅没有揭发毕多和莉慈的罪恶，反而不把财产留给外姓的丈夫约翰，坚持让财产留在杀死她的姐姐和姐夫手中。莉慈姐妹俩的形像，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福昂老爹的长子雅森德，是一个农民二流子的形象。他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后来又参加殖民军在非洲打过仗，这些经历使他身上留下了兵痞的印记。他对土地的感情淡漠，对耕种土地也没有激情，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把自己的那份土地很快换酒喝得精光，但他的心肠并不恶毒阴险。

福昂的女婿代洛美，是一个能干的农民的形象。他勤俭、自私，对土地贪得无厌。他精于耕作和经营，也善于安排生活。他的一切都从自己利益出发，用各种手段去获得利益。他和他的妻子对待福昂老爹既刻薄又冷酷，但是与毕多想比，他采用的手段却不显得过于凶残。

除了以上这些形像外，左拉还描写了靠开妓院发财后乡居过着富裕生活的查理夫妇，游手好闲的杂货店老板和酒店老板，和成天庸庸碌碌的乡村神父高达。这一系列灰色的农村居民的形像，构成了整个第二帝国反动的基石的解剖图，他们那保守的、粗野的、顽固的特性，支持了第二帝国的反动政权。为了更充分地揭示农民的保守性，左拉在小说中还特意安排了胡德根这样一个农业资本家的形像。他开办的农场实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对雇工们实行工资制管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改革农业技术的热情，他的农场具有落后的小土地耕作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具有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种种特征，但是，这个具有先进技术的农场在包斯这个地方却被包围在大片的原始小生产农民的海洋中，胡德根农场里的先进机械和技术不被农民所看重，反而被讥笑为魔鬼的发明。

工人出身的约翰，为小说带来一丝光亮的色彩、他勤劳、正直、善良，对土地带有一种审美式的挚爱。他希望在这片美丽的原野上扎下根

来，但他并不愿意卷入争斗中去，但最后他成了一个失败者，只好离开了这片土地。另一个匆匆过客是左拉观念的传播者，他是从巴黎郊区来的工人“大炮”乐鲁阿，他曾参加社会党的集会，现在又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宣传他的思想，那就是采取高度社会化的大农业，消灭小农生产方式，实行土地国有化。这些左拉从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盖德那儿学到的理论，就是左拉对法国农村开出的药方。

《土地》所展示的法国农村生活景象引起了震动，小说被指责为丑恶的作品，贬低了人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小说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就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小说所揭示的令人震惊的冷酷现实也被人们所承认。人们通过这部小说认识到法国农村问题的严重，也认识到第二帝国所维护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反动本质，以及政府所描绘的人间乐园的乡村的真实面貌。

当然，《土地》也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缺陷，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宣传者“大炮”乐鲁阿的描写就有严重的概念化倾向，把他描写成一个沿途靠偷窃和强迫施舍过活的流氓，又严重地损伤了这个形象的光辉。小说中约翰也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对于一些下流场面、对话和情欲的描写过于露骨。这些自然主义的特征还表现在对于暴力和犯罪的描写上，使小说的艺术性受到影响。

从《贪欲的角逐》到《金钱》——资产阶级

《贪欲的角逐》是左拉家族系列小说中的第二部。在这部小说里，左拉第一次描写了资产阶级冒险家萨加尔。萨加尔原名阿里斯第德·鲁贡。他一直到波拿巴雾月政变前都还是一个共和派分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拿破仑第三次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天来到巴黎。他穿着外省人的大鞋子在巴黎的马路上走着，口袋里空空的，却充满了发财的疯狂野心，一心要弄他个百万财产，征服整个巴黎。他找到他的哥哥，后来当了大臣的俄翟诺·鲁贡，他的兄长这时投奔了波拿巴，权势正如日中天。他的史长任命他当路政副专员，他还有些看不上这职位，哥哥不高兴了，说：“你呀，你们这种人，箱子还没有装满，就死命的要往外倒……至少你也得弯弯腰去捡钱吧。”阿里斯第德听从了，为了不致妨碍他那当高官的兄长，自己放心大胆地去投机，他改名换姓，自称萨加尔。

在兄长的庇护下，萨加尔升官了，在官场中混得熟了，摸清了市政府的奥妙。恰好他这时死了老婆，他于是娶了富有的姑娘。女方赔嫁十万法郎，其中有一部分房地产正好处在巴黎市政建设计划范围中，这只有萨加尔知道，他不久就可以脱手把这些产业卖给当局，从而使他的财产增加四倍。为了达到目的，他用各种无耻的手段把他的房客赶走，又伪造了许多人名来顶替他们，以冒领强制迁移的赔款。他依靠路政专员的地位设法备下案卷，大捞了一笔，一下子成了暴发户。他又把金钱投入到房地产投机中去，使这些金钱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他盖起了豪华的公馆，在公馆中过着奢侈得惊人的生活。但是运气陡转，投机失败，他一下子垮下来，破了产。他逼着他的老婆把最后一块地产拿出来，搞到了三百万法郎，这只勉强救了他的命，使他免吃官司。

20年以后，左拉在他的家族系列小说的第80部作品《金钱》中，萨

加尔又一次充任小说的主人公。故事开始于 1864 年，这时，萨加尔仍然潦倒。他求他哥哥俄翠诺·鲁贡大臣帮助，使他重入政界，但鲁贡准备安排他去一个殖民地任总督，萨加尔认为这是变相驱逐他出法国，忿然表示拒绝，决心另谋出路，重新征服巴黎。恰好他认识的一个在中东各国居住多年的工程师哈麦南设计了一系列的开发计划：建立经营地中海地区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开采巴勒斯坦境内的银矿，修筑铁路网联贯中亚细亚。萨加尔由这一系列计划启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组织一家大股份公司吸引游资来开发这些耗资巨大的事业。他与议员雨赫串通一气，扯着鲁贡大臣的旗帜，联合力量组成了股份公司性质的“世界银行”，由萨加尔任经理，派哈麦南去中东组织开发事业。开始，各项事业进行得非常顺利，利润在增加，在交易所里，它的股票由每股 500 法郎上涨到 600 法郎，萨加尔当机立断，把世界银行的资本由 2500 万扩至 5000 万法郎。1866 年 6 月，由于普奥战争影响，巴黎各种证券价格暴跌，萨加尔通过雨赫探听到法国马上就要调停、普奥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大量买进，7 月里，停战的消息传来，证券价格猛涨，萨加尔大大捞了一把，而他的对手、银行业巨头甘德曼则一下子损失了 800 万法郎。萨加尔野心膨胀，又第二次增资，从 5000 万增至 1 亿法郎资本，又收买报纸鼓吹世界银行，第三次增资至 1 亿 5000 万。并在交易所不断做多头，人为刺激股市信心，使世界银行的股票行情不断上涨。但这种虚幻的繁荣很难继续维持了。他在创办世界银行时股份都没有全部被认购，原来就存在不少空户和虚股，而每次增资，股金也并未到位。对于这种买空卖空的冒险，哈麦南的妹妹嘉乐林夫人一再劝阻，但他一意孤行。由于股票价格狂涨，萨加尔又执意做多头，导致现金枯竭。这时，萨加尔的情妇桑多尔夫男爵夫人倒戈，向萨加尔在交易所里的对头、资金雄厚的甘德曼出卖了世界银行的内情，在甘德曼致命的打击下，萨加尔的阵营内部分崩离析，一败不可收拾，世界银行彻底破产，萨加尔和哈麦南银铛入狱，亏得他大臣兄弟帮忙，才离开法国出走荷兰。

萨加尔是一个具有极强冒险性的新兴资产阶级典型人物。他的野心非常大，不屑于循规蹈矩地做小官小吏，从仕途上一步步往上爬；更不屑于像老葛朗台那样积攒金钱，做一个守财奴。他无论是投身宦海还是插足金融实业界，都只是为了尽快成为巨富，征服整个巴黎乃至世界。他所从事的事业总是让金钱不断流通增值的巨型事业，而他领导事业和运用最新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又是无与伦比的。他充满活力，每天佣人还没有来得及生上火炉，他就来到办公室，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只要一分钟空闲，就立刻迅速地到各科室部门作一次闪电检查。他干工作巨细无遗，甚至写报告这样的事也亲自动手。他看重实业和财产的增值，能够以实干家的精神从事艰辛的工作，但只要是需要，他也会立即毫不犹豫地投入金融证券的冒险中去。在金融市场上，他心狠似铁，他信奉的哲学是，“如果不把过路人的脚压碎，我们就不能震动世界。”他脸不变色地用谎话欺骗德诺瓦和波魏里埃夫人这样的小资本所有者充当自己投机的追随者，对吃掉竞争中失败的小投机家们毫不心慈手软，他想出各种高招从别人的口袋里挤出金钱占为己有，而在自己遇到困难时却又表现出勇敢坚毅的性格和魄力，即使处于危运之中，眼看自己连同自己苦心经营的全部事业就要覆灭，却仍然从容镇定，神色自若。就在

破产入狱之后，他仍然在狱中不断地制定建立东方铁路网的宏大计划，一旦出狱，又去荷兰从事新的开河填海的伟业。从道德上看，他没什么高尚可言。他强奸了一个少女，又随之抛弃了她；他与他的妻子在婚前就有性关系，但只是为了金钱才决定娶她，而又同样是为了金钱而容忍她与他自己的儿子恋爱。他与桑多尔夫男爵夫人通奸被捉，他不仅不心虚认罪，反而气焰嚣张地与他的情敌、高等检查官像野兽一样对吼。他用种种不道德的手段追求金钱，但对待那些孤儿们，却又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他甚至想要“以无穷无尽的施舍来散发金钱，以此来把整个法国浸在幸福之中”。对于这样一个家伙，左拉的感情是复杂的，从对他的描写分析，他既钦佩他的冒险精神和无穷尽的开创能力，赞赏他的雄心和毅力，又憎恨他的冷酷，鄙视他那毫无道德的行为和对金钱无止境的贪婪。

小说中与萨加尔命运密切相关而性格又与之相对立的人物是银行巨头甘德曼。他是萨加尔事业上的死对头。他拥有巨额财富，却不去从事开发事业；他凭借他的雄厚财力控制着金融界和交易所，却从不愿意冒险。他那衰老到什么食物都吃不进只靠牛奶过活的情形与萨加尔那充满活力拼命寻找感情刺激和冒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终，实力雄厚的保守资本的代表甘德曼击败了充满进取精神的新兴资本，左拉将自己的同情明显地给了失败的萨加尔方面。

围绕这两大资本势力的争斗，左拉展开地描写了一系列投机者的面目。议员雨赫是鲁贡大臣政治上的伙伴。他非常狡猾，参预萨加尔的投机，向他提供有利于自己发财的内部情报，却随时准备好退路，以至于当萨加尔遭到灭顶之灾时，他作为一个参预极深的投机伙伴却未受丝毫损失，是一只交易场和官场中的老狐狸。德格勒蒙生活穷奢极欲，靠投机取得了巨额财富，是萨加尔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在关键一刻倒戈，使萨加尔全军覆没。桑多尔夫男爵夫人是奥地利公使馆顾问的夫人，她奢侈成性，为了得到供自己挥霍的金钱，她也在交易所中疯狂赌博。她既是高等检查官甘德夫尔的情妇，又与萨加尔私通，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她还把自己的色相出卖给甘德曼。正是由于她出卖的情报，萨加尔才受到甘德曼的致命打击。搏安侯爵是资本雄厚的贵族，新成立的公司都请他做门面号召客户。他热衷于投机，但一旦失败就耍无赖。塞第尔原来是个做丝生意的商人，他的商号 30 年来为他赚进了几百万法郎，但自从他尝到了在交易所里瞬间就可以赚进 100 万之后，他对正当的按部就班的丝生意赢利感到乏味了，于是他也成了交易所里一个大赌徒。除了这些在交易所中兴风作浪的家伙，左拉还描写了一大批渴望混水摸鱼的小赌棍。萨巴达尼是萨加尔的忠实追随者，他到过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每在一处混不下去时，就去另一个国家，他替人充当假帐户，干各种非法投机活动，同时供有闲妇女们解闷，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曾随着萨加尔的投机得手而洋洋得意。沙夫上尉是个退休军官，每天到交易所现炒得一二十个法郎，专门用来买糖果引诱少女。让图鲁原是个不干不净教员，十多年一直在交易所当跑街，他为萨加尔当帮手投机，一下子风光起来。波魏里埃伯爵夫人是个破落的贵族遗孀，她死守着一点田产，想要为女儿保存一点嫁妆，一直过着贫寒的日子。在交易所投机发财的引诱下，她跟着萨加尔把全部田产变作股票，却在萨加尔的失败中赔进

了她的家财和女儿的嫁资。莫让特夫妇原来也是中产人家，本来他们可以凭借家产过一个富裕安适的晚年，但他们却在发财的引诱下投入了交易所的漩涡，并在投机中破产。贫穷的工人德诺瓦参加投机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嫁妆，因为女儿出嫁需要 6000 法郎而他身上的全部积蓄只有 4000。他把这 4000 法郎买了八股股票，提心吊胆地窥视那些投机家们的神色，只希望他那 4000 法郎能变成 6000，但股票当真涨到不仅可以保证那 6000 法郎而且还可以保证自己的 600 法郎年金时，他却又指望股票涨到能保证自己有 1000 法郎年金，结果转瞬之间全部化为乌有。失败者的命运是悲惨的，但交易场上还有那专门追逐失败者的人物，毕式和梅生就是专门收购贬值股票和借据的家伙，他们紧紧抓住那些受伤流血的失败者，用敲骨吸髓的盘剥把他们置于死地。

左拉在嘉乐林夫人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一点理想。在他笔下，嘉乐林夫人是个性格善良，非常富有同情心，头脑清醒的人。她认为投机活动是在血和泥里打滚中得来的人类的一种前进。金钱本身并无罪过，只看你用于什么目的；人们认为是一个毒害者和毁灭者的金钱，也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肥料和伟大工程的基础。因为，她在世界银行一帆风顺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反对萨加尔一再扩股冒险，反对萨加尔把积资办实业的宏伟动机蜕变为对金钱暴利的单纯追逐。她坚韧不拔，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毅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左拉的许多思想和看法，都是通过她的议论表达出来的，这使她有时显得像一个概念化的说教者，这是这个人物艺术上的不足之处。

但《金钱》中最显得概念化的人物是马克思主义者西基斯蒙。他是马克思的学生，整天关在房里，害着肺病，在纸上规化着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由于左拉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者缺乏深的认识，这个人物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个别人物的苍白，并未影响小说的价值。左拉在《贪欲的角逐》中开始塑造并在小说《金钱》中完成的萨加尔这个形象，已成为法国乃至世界文化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血肉丰满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人物。《金钱》中对巴黎交易所投机活动的真实描写，从交易所外像黑蚂蚁一样攒动的人群，交易所周围附着的各种流氓机构，那整个街区因丑陋的交易所的存在而显示出的阴森紧张的气氛，到交易所大厅中喧嚣嘈杂沸腾的人声、狂热的赌徒们看行情、向经纪人下委托书，交易所登记注册，进行交易和结帐，都构成了令人读者兴趣盎然的交易所百科全书。它以其独特的题材和对人物的独到刻画，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

《溃败》——第二帝国的灭亡

《溃败》是左拉的家族社会小说系列中的第19部作品。如果说《巴斯加医生》是这一小说生理学意义和形式上的终结的话，那么《溃败》则是它在社会意义和逻辑上的结束。这部小说直接取材于第二帝国最后的重大事件即普法战争。这时，第二帝国已经病入膏肓，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正使它分崩离析，于是拿破仑三世铤而走险，挑起了普法战争，妄图通过把千万人的生命投入血泊中的冒险，转移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左拉深刻地认识到了拿破仑三世发动这场不义战争的反动性，早在1870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拿破仑三世为帝政的利益发动战争的卑劣行径，当时曾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政府罪，只是因为后来帝国垮台才免遭法办。与此同时，他对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显露出来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敢斗志却充满尊敬之情，1880年，左拉在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磨坊之役》中，就曾经满怀激情歌颂法国人民英勇抗敌、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在《溃败》中，贯穿着这种双重性主题的交响主旋律。左拉精确地描写了战争的发展经过，重要的战役，法军溃败所经过的路线，色当可耻的投降，和第三帝国崩溃，共和开始以及巴黎公社的失败。

小说中拿破仑第三是个病态的、脆弱的人物，他只善于搞宫廷阴谋。从战争一开始，他就发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命令，那以后，他成了无论对于军队还是对于巴黎宫廷来说都是一个多余的累赘。军队溃退到色当被围，法军在困境中正在作艰难的抵抗，这时这个已经失去了皇权和军队统帅权的人才突然想起自己是皇帝，这个自从沙龙以来再没有发过一道命令的皇帝想到要发命令了，他发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命令就是在城堡上竖起白旗投降，派特使向普鲁士军队送去乞降书。他任命的军队指挥官愚蠢无能。交战前妄自尊大，以为可以轻易击溃敌军；初战不利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命令部队一路丢盔弃甲惶惶撤退；不断地撤换统帅，刚刚命令放弃的阵地又要士兵们夺回，在战斗中几次重大指挥失误，终于导致色当被围，全军覆灭。将军蒲尔根·戴弗伊是这类无能将领的典型，他性情活泼，人虽然笨，却吃得白里透红。他把战争看作升官的途径，但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弄清楚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形和敌情，军队在忍饥挨饿的时候，他却吃着小鸡和美酒，钻到旅馆洁白被子里去睡觉。在色当大败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不是如何拯救他的部队，而是他自己怎样才能越过法国和比利时边界去逃命。作为这腐朽帝国基础的，是像制呢商戴拉欧舒一流的保皇党人。他对拿破仑第三崇拜得似乎五体投地，因为看到了皇帝欣喜若狂，听到那些吃尽苦头的士兵发了几句皇帝的牢骚就气得发疯。但是听说马上就要投降立刻就感到一阵本能的喜悦，虽然自己也觉得这种快乐是不爱国的，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的制呢厂终于能够因此保存下来，他的那一丝爱国心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他忘记了他一向是热诚的波拿巴主义者，他也大骂波拿巴是一个无能的人，一个只会空想和神经错乱的骗子，就是因为波拿巴的愚蠢，他的制呢厂才中了三颗炮弹，差一点就烧毁，就是因为波拿巴，他才会损失十几万法郎。这些属于上层阶段的人物，一到关键时刻，关心的只是他们私人的利益，当皇帝这尊偶像崩溃的时候，他们也就把它抛弃了。

与这些愚蠢可耻的保皇派上流人物相对比，小说真正的主要人物是

那些平凡的士兵和人民。

约翰是在《土地》这部小说中被那些愚昧而阴险的富有农民剥夺了土地和财产后从军的法军班长。他沉着老练，守纪律，爱战友，多谋善断。在战士们被流言弄得军心动摇的时候，他三言两语表现出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振奋了斗志，稳定了军心。在军队投降之后，他又与战友一起谋划，终于逃出了战俘营。摩里斯是一个志愿兵，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因为受到巴黎群众集会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励投军当兵，想要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建功立业。他对战局具有很敏锐的分析能力，正因为他眼看着无能的将领们犯下一个又一个本来完全能够避免的错误，他感到越来越失望。他原来十分瞧不起农民出身的班长约翰，只是在目睹他的卓越表现之后才对他越来越尊敬，在战斗生活中他们结下了生死友谊。在战后摩里斯和约翰分别参加了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和凡尔赛政府军，在残酷的街垒战中，约翰不慎亲手杀死了摩里斯，这悲剧性的灾难结局，对第二帝国带给人民的灾难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小说中最壮烈的爱国主义赞歌是献给普通平民威斯的。威斯是色当城戴拉欧舒呢绒厂的职员，因为近视被免除兵役。战争本来与他没有关系，但是当普鲁士军队打到他家门前时，他勇敢地拿起枪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队伍。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少敌多，把敌人牢牢地阻挡了很长时间，最后弹尽援绝，敌军又运来大炮，他终于被敌人俘获。在被押去枪毙的时候，他镇定地与妻子告别，扶正眼镜，从容赴死。

英勇牺牲的，还有那一个团的法国骑兵，有炮兵奥诺莱所在的炮兵连队，和无数在无望获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英勇战斗的士兵。他们的英勇行为，反衬出将帅们的无能，突出地暴露了第二帝国腐朽没落，歌颂人民的英勇伟大这一主题。

在这部小说中，左拉把普法战争的历史真实与小说的艺术虚构结合在一起，使他一贯运用的自然主义写实手法更显示出了史诗般的特点。小说真实地表现了法军节节败退时人民群众的愤怒，真实地表现了作为战胜者的普鲁士军队对于战俘和占领区人民的冷酷凶残。特别是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在那灰暗的天空下，军队在极其混乱中撤退的情形，普法两军最后的决战之后战场上的凄惨的景象。左拉认识到战争性质的转变，由骄横的拿破仑第三轻率的战争冒险，转变为法国军民对祖国和家园的保卫，因而小说也就充满了作者对于祖国的无限热爱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左拉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巴黎公社。这是他的史诗般的纪实小说的合逻辑的发展。但是左拉对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在他看来，巴黎公社只不过是一个和普法战争以及由战争失败导致的后方混乱有直接关系的一段短暂的插曲。因此，在他笔下的巴黎公社，就完全不是巴黎的全体无产阶级和先进人民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英勇起义。公社党人的自卫斗争，他们对凡尔赛军进行的英勇巷战，也被描写成土匪一般的杀人放火和无政府主义的盲目破坏行为。虽然作者将一个重要人物摩里斯写成参加公社起义和巷战的先进分子，但他的行为只被写成爱闹事性格的一种表现。作者用凄婉的笔调描写了摩里斯临死前与约翰的重逢，但那里面主要表现的是作者的遗憾，并没有颂扬公社战士伟大精神和公社不可低估

的历史意义的成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左拉对于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的认识明显不够，但是总的说来，他的同情仍然还是在工人斗争这一方面，他的谴责则主要指向凡尔赛反动分子一边，特别是对于他们疯狂屠杀工人和公社党人的行径，左拉表示了由衷的愤怒。《溃败》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还在于小说的情节过于单纯，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对于战争本身，由于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左拉也存在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糊涂认识，认为战争是压在人类头上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的灾祸。这一认识也妨碍了他对战争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挖掘和反映。

作为社会家族系列小说的逻辑的结束，《溃败》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反映第二帝国的灭亡的使命。它以基本正确的观点，记录了从普法战争开始直到新的时代来临这一段历史中的所有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为后代留下了一部很有认识价值的文学作品。正因为如此，法国现代文艺批评家让·弗莱维勒才称赞它是关于1870年事件的一部最伟大的书。的确，《溃败》受此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左拉《鲁贡·马加尔家族》系列中还有不少很有份量的作品，都值得一书，但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一一分析介绍了。

自然主义的千秋功罪

谈及左拉就不能不谈及自然主义。左拉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文学大师，是自然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而他的《鲁贡·马加尔家族》则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文学评论语汇中的自然主义都是一个没有疑问的贬义词，但在读过前面对于左拉家族小说的简介以后，你当然不会同意把左拉这个天才作家和他的小说全盘否定的作法，但你也许更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自然主义？应该怎样看待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呢？

“自然主义”并不是由左拉提出来的，它原本是一个哲学名词，指所有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包括在自然法则之内，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物质。这个名词进入文学艺术界，最早是用于绘画，指对自然界的一种写实性描绘。文学评论家泰纳在1858年的《巴尔扎克论》中首先在文学领域引入了这个概念，他认为自然主义的作家应该是：“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人，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描拟着现实。”但是，他所评论的巴尔扎克并不完全是这样去写作的，倒是其创作时代稍早于左拉的龚古尔兄弟，开始对于这种理论的创作实践，而左拉则是以其多产而且不断引起轰动的创作，赋予了自然主义这个词以真正丰富的内涵，并从文学理论上为自然主义确立了一整套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的文艺思想体系。他是在发表了他的第九部家族小说《娜娜》并引起轰动之后，才被一些拥护自然主义的作家们拥戴为自然主义文学领袖的。从那时起，左拉在梅塘乡间的别墅中就常常举行自然主义作家们的聚会，他们中的主要成员有莫泊桑、阿来克西斯·瑟阿尔、厄立克、于斯曼等人，这些人被称作“梅塘集团”，他们在左拉高举的自然主义大旗下，组成了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他们的主要理论，反映在左拉的《实验小说论》（1880年）、《自然主义戏剧》（1881年）、《我们的戏剧创作家》和《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年）等论著之中。

概括起来看，自然主义有如下三个特点：其一，以追求高度真实的描写为目的；其二，它引入科学实验的方法作为达到高度真实目的的手段；其三，它具体引入了生理遗传科学作为观察研究人的指导。

在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主潮弥漫文坛之后，自然主义以追求高度真实的描写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来追求是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左拉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实验小说论》中明确地批评浪漫主义“不是把场景缩小了，就是把它夸大了，使一切都沉浸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因此他指出，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如果一部作品不是广泛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左拉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所有以前的作家们不愿注意、不屑于注意、甚至有意回避的社会生活领域。只要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只要是真实的，左拉的笔就敢于描写。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学描写的领域大大扩展了，由于有了左拉，文学才完全超出了沙龙、舞会、乡间别墅和上流人物的圈子，而进入了小酒店、贫民窟、洗衣坊、矿井、坑道、工场、农村的集市和农舍、大城市的菜市场、肮脏的街道、交易所、妓院、大公司等过去很少为人们正视的社会领域。正是有了《鲁贡·马加路家族》这样一部第二帝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宏篇巨著，人类文学中才开始有了工人、农民、妓女、小店老板、资产阶级投机家、艺术家、手工业工人等一大批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一些惊世骇俗的情影从社会的阴暗角落进入到文学殿堂之中，《娜娜》中莫法伯爵猛然看见自己老迈的岳丈像一堆枯骨般地躺在自己所钟爱的妓女的怀抱里；《金钱》中萨加尔被自己的情敌高等检查官在自己情妇床上当场捉奸却像野兽一样露出牙齿与之对吼，《土地》中的儿子毕多夫妇害死父亲后放火焚尸灭迹，这样一些令“高尚”作家唯避之而不及的场面却毫不避讳地给描写出来，其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过之而无不及。浪漫主义的伤感、夸张与虚伪的气氛被一扫而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也正是在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中，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与他们的反抗才得到像《萌芽》一样真实动人的表现，无产阶级真正进入文学领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开始的。

引入科学实验的方法作为达到真实的手段，更应该予充分积极的评价。左拉所说的文学创作所引入的实验方法主要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于描写的对象不存先入之见，以尽量客观的态度去观察研究生活。他认为所谓实验其实不过是有针对性的观察，实验中的推理应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因为实验者在自然界面前不应该有任何先入之见，而要使思想保持无束缚的状态，他仅仅接受已经产生并得到证实的现象。为了做到不存先入之见，尽量做到客观观察，他明确地否定浪漫主义文学特别强调的想像，他认为说一个作家有想像不是一句赞扬，而简直是一种贬责。他甚至尽量减少他的作品的主观色彩和激情，尽量做到冷静和超脱。左拉的实验方法的第二重含义是指作家回到自然与人，通过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析，来接受现实和表现现实。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创作的步骤，他提出，如果一个自然主义小说家想要写一部关于戏剧界的小说，那么他首先关心的是从他的笔记里收集他对自己所需描绘的领域所能掌握的一切知识。他结识过的某个演员，他观看过的某场演出。这些材料在他

思想里酝酿成熟的过程中，他就应该和最内行的人交谈，收集有关的词汇、故事和肖像，参考一切对他有用的成文的材料，最后，他还要参观故事发生的地点，为了看清楚每一个细小的角落，他应该在一个剧院里住上几天，在女演员的化妆室里度过几个夜晚，尽可能地沉浸在周围的气氛里。一旦他的材料齐备，他的小说就自然形成了。小说家只要把事件合乎逻辑地加以安排，从他所理解了的一切东西中间，就产生出整个戏剧和他用来构成全书骨架的故事。左拉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这一套步骤，在每部小说动笔前大量收集和阅读有关这种生活的书籍和资料成了他写作的一种习惯。他还特别重视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为了写《巴黎之腹》，他在不同的季节和每天不同的时刻到巴黎大菜市进行观察，甚至整夜呆在那里，看蔬菜和鱼、肉怎样进货。为了写《教士穆雷的过错》，他不仅研读有关宗教仪式的书籍，参看植物学的各种图书，还到教堂参加礼拜，观看教士们举止言行。为了写《小酒店》，他亲自到巴黎郊区手工业工人聚居的区域和医院去进行调查，到小酒店和下等餐馆去体验，并分别了解了泥瓦匠、铁工、锌工和洗衣女工们的劳动情况。为了写《娜娜》，他找流氓和皮条客了解情况，与高级妓女一同进餐，还到游艺场和跑马场进行实地观察，还到处收集关于娼妓的事例。为了写《妇女乐园》，他在大倾销的日子到商店去观看妇女顾客讨价还价，调查了许多家百货公司的历史，了解了出售时兴的商品的商店的利润和经营情况、店员的工资水平和做生意的习惯，他还走访了著名的建筑师以了解大公司的房屋结构和管理办法。为了写《萌芽》，他阅读了大量有关矿工生活和劳动的著作和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在1884年2月20日至4月18日法国北部昂赞采煤区爆发的大罢工期间，左拉深入罢工现场采访调查，他住在矿工的小屋里，参加工人的集会、了解他们的生活、密切注意发生的大小各类事件，还亲自下到矿井中去体验井下的劳动条件，足迹遍布整个矿区。为了写《土地》，左拉坐着驿车到包斯平原的农村中作了一个多星期的勘察，找农民和地方官交谈，再综合他平时在梅塘乡间生活的经验，甚至直接套用了1886年11月罪犯托马斯夫妇把他们的母亲烧死在壁炉中的真实案件。为了写《人兽》，他一一参观了车站、隧道、机车库，从巴黎到南特，他在火车驾驶台上沿着铁路线实地勘察，找司机、路工和工程师们谈话。为了写《金钱》，他深入到交易所里进行调查，找投机商和掮客们交流。为了写《溃败》，他沿着麦克马洪的军队走过的路线走了一趟，重新到当年曾是战场的地方深入了解，询问了不少当年战争的参加者和目睹者，收集了不少当年战士们写的行军笔记，阅读了100多本参考书，和战略战术论著。这种严谨的作风使作品获得了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彻底杜绝了关在书斋中单凭灵感闭门造车的创作陋习，使他的20部家族史小说中展现的现实生活图景，达到了高度的真实、丰富与详细，从而真切准确地再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面貌。

自然主义作家强调描写外部环境。即使在写一个家庭的自然史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写出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对人的影响。左拉有计划地将一个家族的成员分布到各个社会阶层，努力地写出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努力让主人公在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作家只过去观察这种发展，合逻辑地把这种发展忠

实地记录下来。这样的提倡，过去常被评论者批评为照像式地反映生活，但他们没有看到，左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在整个家族史小说中引入了 1200 多个人物构成主人公的外部环境，这些人物中，有王公贵族、有资产者、有工人、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新闻记者、演员、艺术家、医生、神父、娼妓、流氓。他努力追求历史资料式的完备，对各种阶级、阶层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全都一一写到。在资产阶级中，有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老式的银行巨头、暴发的新投机者；在商人中间，有大公司的经理、大商店的店主、小杂货店的老板、小酒店的掌柜和零售小贩；在农民中，有富裕农民、有自耕农、有个体帮工、有流氓无产者；工人中，有泥水匠、铸工、铁工、洗衣工、木匠、机器工、采煤工、运输工；在娼妓中，有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有专陪大人物的高级妓女、有下等娼妓，等等。这些众多人物本身就构成了相当宏大的社会图景，左拉将人物放到这些由具体的物质与人际关系构成的环境中去时，主人公显示了相当独特的个性，例如，同样是商人，《巴黎之腹》中的女店主莉莎·马加尔、《萌芽》中的杂货店主梅格拉，与《妇女乐园》中的大公司经理奥克塔夫·穆雷，就无论在商业规模、经营方式以及与顾客的关系上都很不相同，因而他们各自的个性、气度和命运也相距甚远。同样是工人，《小酒店》中的铸工古波、《萌芽》中的煤工马赫，与《人兽》中的铁路工人雅克·朗第耶，在劳动条件、生活水平与精神状态上也不一样，因而他们的性格、斗争性等方面也距离很大。同是大资产者，《金钱》中的甘德曼和萨加尔有多么不同在前文已经论及。这种将人物放入具体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观察并加以描写的方法，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环境的理论是并无二致的。这样这做的结果，是《鲁贡·马加尔家族》的许多人物都具有了各自的具体社会真实性，因而整个家族史小说也就想当真实地反映和表现出了第二帝国时期或者还有第三共和时期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与时代社会的现实。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由于左拉格外强调亲自实地勘察所获得的第一手经验，他笔下对于环境的描写总是特别得细致而且具有时代性，例如，《小酒店》中对于工人聚居的街区卖鱼巷、金滴路的贫困、酗酒、肮脏状况的描写。《娜娜》中对于第二帝国时期享乐腐化的社会风气：剧院里老鸨们出出进进，演出与拉皮条同步进行，大街小巷饭店酒馆中的淫棍娼妓，权贵的别墅中男女混杂通宵达旦的宴饮，郊外的大道上娼妓与绅士们成群结队喧闹行乐，一片淫乐的疯狂景像。《土地》中描写农民们的衣、食、住、行的条件，平日劳动所着简陋的衣裙，节日穿戴的廉价礼服，三餐粗糙的食物和节日狂欢暴饮，以及播种、刈草、收割、打场、耕地等劳动情景，还有婚礼上的热闹、晚饭后在牛栏里夜聚时的闲聊、农民妇女分娩的痛苦等等场面，色彩斑驳纷呈。《金钱》中对于交易所的描写更是空前的，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所叙述。总之，左拉笔下的外部环境，由于作者的深入观察和认真思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是一个时代的俗画卷，具有真正的历史学的意义。

左拉当然不满足于停留在外部环境的观察与研究这一个层面上，他努力要深入人的灵魂，解开让无数作家感到困惑的世上最大的谜，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研究。在这方面，他依据贝纳尔的学说，提出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人的内部环境。如果撇开他用来指导这种实验的自然科学理论来

看左拉的创作，他对人的研究，对于人的心灵历程的探索，对于人物的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追踪，与巴尔扎克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作的没有什么不同，左拉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认识与洞察能力，这使得他创造的一些人物，如娜娜、萨加尔、绮尔维丝等形象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世界文学著名典型人物画廊与巴尔扎克、雨果等笔下的人物并列在一起。但这里不能撇开的就是他用来指导自己认识和研究人的科学理论，即当时新兴的遗传学理论。他提出，人的生理条件是人的内部环境，人这架机器如何运转、如何思想、如何热爱、情欲怎样产生、怎样从理智发展到疯狂，这些现象都是由生理器官控制的，是在内部环境影响下发生的作用的，而内部环境、生理条件则与遗传有关。因此，他认为必须用遗传科学指导对于人的精神与感情行为的研究。对于这一点，左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至今仍受到严厉的责难。人们批评他描写人的动物性，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他受到指责，说他因强调了遗传因素而否定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并且因为从生理角度描写了人因而带来了一些令人恶心的场面。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左拉，再来看待这些批评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批评有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缺乏一分为二的精神。因为左拉所提倡把生理遗传理论引入文学创作有其积极的作用。

既然我们承认人本来就是具有物质机体有血有肉的动物，我们就不能不正视人的生理条件的存在，不能否认人除了有社会性之外，还有自然属性，即动物和生理本能的一面，饮食男女是驱动人去从事许多社会活动的一种动力，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但在自然主义以前，文学从来没有充分正视和认识需要对人的这一方面进行描写，作家往往只限于表现人是怎样做的，而为什么这样去做，至多只限于从善的“灵”和恶的“灵”方面加以一点探索，而自然主义则把人的生理的、性欲的以及各种自然的东西带入了文学，在左拉笔下，古波和绮尔维丝开始嗜酒，固然是出于对生活的失望，但也由于生理的需要；煤矿工人奋起罢工，固然是对阶级剥削不满，但缺乏维持生命的面包更是燃眉之急；他笔下的不少女主人公找上旧日的情人，固然是旧情未了，也是由于有肉体的需要；萨加尔对财富的无穷野心和他对于流浪儿童的慷慨，都可以在他对当年一文不名忍饥挨饿生活的记忆中找到原因。生理要求和冲动当然不是人性的决定条件，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对于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确实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只看到阶级性和社会性，抹杀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对人的作用，无疑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对于文学作品表现人的全部复杂性是没有益处的。因此，自然主义把人的“血”和“肉”的一面带入了文学的视野，应当是一个功绩。

对于在生理条件中强调遗传因素，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现在，我们早已不再把遗传科学视为唯心主义伪科学了。人类对遗传科学和基因工程的研究已为人类生活带了许多福祉。那么在研究人的文学中引入遗传科学，应该是完全合理的，如果作家多一点遗传学知识，并从遗传学的角度来加深对于人的生理方面的认识，对于文学的发展，当然是有益的，不应该全盘否定。左拉引进遗传科学的不理想之处，是由于当时的遗传学理论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上，被左拉认为是科学理论的吕卡思医师的理论，其实带有许多臆想和推论的成份，因而左拉据之构想的鲁贡·马加尔家族的遗传世系树状图也就难免有一些编造的性质。虽然

这个世系图所起的真正作用只是把同一家族的成员分布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中去，以便展示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生活，但由于这种理论的深刻影响，左拉在描写他的人物的过程中往往自觉地运用这种不完善的理论，就使得其人物往往显出一种无法摆脱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遗传宿命论的影响，在这种神秘的影响下，人的任何主观努力都显得渺小和无能为力，这显然是不对的。

自然主义的不足，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它混淆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界线，在强调自然科学对于文学艺术的意义的同时，又忽视了文学艺术形象思维的特点与规律，忽视了灵感、想像、激情等文学创作的要素。在强调客观、冷静的同时，又往往流于烦琐、冷淡和拖沓；把生活中一切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东西都加以描写，尤其是注重了对与人的生理有关的方面进行描写，又往往出现一些令人恶心反胃的场面，这些，即使是具有卓越文学才能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左拉有时也在所难免。

总的看来，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扩大了文学描写领域，提倡真实，把作家的创作过程推得离社会生活更加贴近，更加注意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且把人的生理性带入文学之中，把自然科学提高到文艺理论和进步。自然主义从文学发展的潮流来看，无疑属于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流。它当然也有其局限，有些方面的不足之处还非常明显，但是，决不能将它一笔抹杀，一概否定。自然主义产生了像左拉、龚古尔兄弟、莫泊桑、德莱塞等一大批重要作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拉美文学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并随着文学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汇入到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之中。

辛勤的劳动者，勇敢的斗士

自从 1871 年投入《鲁贡·马加尔家族》的创作，左拉有二十多年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宏大的家族系列巨著的建筑上。在这期间，他也写作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如《娜慧·米库兰》（1880 年）写一个农村少女与东家少爷恋爱，在被玩弄之后却遭到抛弃。《南达》（1880 年）写一个青年充当一个已经怀了孕的贵族小姐的名义上的丈夫，为贵族小姐遮丑，从而揭露上流社会败坏的道德和婚姻关系的丑恶。《内热翁夫人》（1884 年），用一个青年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他对一个贵夫人追求的经历，暴露了法国政界的肮脏交易和淫乱的性关系的联系。《夏布尔先生的贝肉》（1884 年）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一个苦于没有子嗣的富商拼命服食贝壳肉，希望以此获得子嗣，结果一个漂亮青年与他的妻子偷情，使他有了一个儿子。《磨坊之役》是左拉的名篇，发表于 1880 年左拉和几个朋友共同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上，小说以圆熟的艺术技巧，描写普法战争中一家平民在磨坊中英勇抗敌的故事，整篇小说充满了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雅克·达姆尔》也是一篇反映严肃的社会历史题材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巴黎公社社员，他的儿子为巴黎公社的信仰而牺牲，他自己也在公社失败后被流放。等他回来，妻子已经嫁人，女儿也沦为一个娼妓，他衣食无着，在街上流浪，后来只有靠女儿卖淫所得过活。这篇小说发表于 1884 年，用悲剧的沉重笔调，祭奠了十多年前发生的造就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革命。

1893 年，左拉完成了他的家族史小说《鲁贡·马加尔家族》。这时，左拉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的家族史小说的创作感到不满意，力图要超越自己，超越自然主义，因此，他刚刚写完了家族小说的最后一部《巴斯加医师》，就马上着手创作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三名城》。1894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卢德尔》，1896 年，他又发表了第二部《罗马》，1898 年，他发表了第三部《巴黎》。左拉在这一套作品中探索了信仰问题。主人公毕埃尔·福洛芒是修道院的住持，他默默地注视着到卢德尔去的人群，心里充满了怜悯和忧愁，他梦想着一种纯洁的宗教，可是基督教会已经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已经没有能力来拯救世界。在他住在罗马的日子里，他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回到巴黎，他看到一方面是有闲阶级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却是贫困和愚昧；一方面是荒淫堕落，另一方面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不幸。但巴黎人民却向着未来努力奋斗，为了明天的世界，为了正义的理想，不断勤奋工作和斗争。于是毕埃尔·福洛芒抛弃了道袍，还俗结婚，但仍然为了正义和爱情继续传道，小说在歌颂生活、爱情、科学的理想明天中结束。这套小说，反映了左拉要为正义事业而自觉斗争的崇高热情，表示了他为信仰而奋斗的决心。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左拉毅然投入了德莱斐斯案件的斗争。

德莱斐斯案件是 1894 年在巴黎发生的一个重要社会事件，这个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对左拉生命的最后几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名法国反间谍人员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门房里发现了一份向德国情报部门出卖军事秘密信件。这封信件没有署名也没有投递日期。这时，法国第三共和正在第二帝国的废墟上艰难地站立起来，共和党人在

选举中成功，力量正逐渐增强。但反动的保皇党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以军事参谋部作为最后的堡垒，寻机向共和党人反扑。这件间谍案经过国防部捕风捉影的调查，虚妄地认定有犹太血统的炮兵大尉德莱斐斯就是情报的投递者。右派势力和反动党团趁机煽动反犹太狂热，叫嚣要将所有犹太人清除出军队，对犹太人来一次大屠杀，并且在爱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旗帜下，把矛头指向民主派人士，企图推翻共和国、恢复帝制。1995年1月5日，在一片反动叫嚣之中，德莱斐斯被褫夺军衔，开除军职，被押着从4000人的军队方阵中走过，虽然他一再高喊冤枉，但被周围的一片辱骂声淹没了。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1896年，真正的罪犯艾斯代拉齐被揭露出来。但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国防部的声誉和右派反共和阴谋，军队领导人拒绝重新审理案件，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对案件进行了草率的审理，就匆忙宣布艾斯代拉齐无罪。这个事件引起了左拉的注意，他在仔细研究过有关文件之后，又进行了调查，认定德莱斐斯是无辜的。于是挺身而出，在《费加罗日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针对右派的攻击和诬蔑，左拉对支持重审德莱斐斯案的上院副议长舍来尔·凯思勒表示了敬意，对右派造出的关于为德莱斐斯辩护的人都是由一个犹太银行界辛迪加收买的谣言给予反驳，并驳斥每天早晨向人民灌输反犹太主义的右派报界，指出他们是在对爱国主义作一种卑鄙无耻的利用。

左拉这次又一次地被报界和报纸的读者们围攻，但这次不是因为他的小说，而是因为他主持了正义。此后，报纸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他就把自己的看法印成小册子发表，1897年12月14日，他发表了《致青年们的信》，号召青年们反对专制，为正义而斗争。1898年1月6日，他又撰文向全法国发出呼吁。真正的罪犯艾斯代拉齐在1898年1月11日被判无罪，使左拉愤怒到极点，他写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思·富尔的信》，于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在一位被放逐过的巴黎公社社员渥昂主编的《黎明报》上发表，左拉在这篇檄文中公开控诉国防部和军事法庭的官员们犯了违背人道与正义的罪行，指出他们进行了罪恶的不真实的调查，伪造报告，组织无耻集团，左右舆论，混淆视听，有意识地开脱罪人，冒犯公法。这篇文章震动了整个法国，载有这篇文章的《黎明报》当天发行30万份，围绕德莱斐斯案件，整个法国都在争论，议会里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左派议员赞成左拉，而右派议员要求立即逮捕他，军队首脑声言，如果不严惩左拉，军队就会瓦解，并且威胁要集体辞职。在反动报纸一片恫吓声之中，左拉于1898年2月7日被传到法庭对质。在法庭审讯辩论过程中，军官们在法庭里拍手喝彩起哄，旁听席上的听众向左拉的辩护人鼓掌时，他们公然拔出军刀相威胁。在恐吓与辱骂声中，左拉镇定自若，他宣称：“我只有一个思想，真理和正义的理想。我是问心无愧的，我一定会胜利。”

法庭在强大的反动压力下宣告左拉有罪，他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3000法郎。判决传出，反动派们欢腾了，在巴黎、里昂、马赛、南特、圣·马洛等地都暴发了反动示威，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还发生了屠杀犹太人案件。但进步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加入支持左拉的行列，要求重审德莱斐斯案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左拉的正义行动和他的《我控诉》，使得德莱斐斯案件的争论扩大为进步与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构成了19世纪

未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为了抵制法庭的不公正判决，左拉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于 1898 年 7 月 18 日流亡到伦敦。1899 年 6 月，由于德莱斐斯案件真相逐渐显露，高等法院不得不推翻对德莱斐斯案件的判决，左拉也于两天后回到法国，他继续上诉，为德莱斐斯案件的彻底解决而斗争。

德莱斐斯案件最终以右派失败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允许集会结社自由为标志的进步时期。在这个事件中，左拉表现出了热爱真理、不怕威胁、勇于为正义而斗争的崇高品质，表现出了他的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这使他受到法国进步人士的衷心敬佩。

就在左拉被迫流亡到伦敦的时候，他开始动笔写他的构思已经很久的又一个系列著作《四福音书》。在这以前，他阅读了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些著作对他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他简直感到心悦诚服，以至于在他的《四福音书》中，浸透了傅利叶的思想。

《四福音书》的第一部《繁殖》是在英国写成的，在这部著作中，他着重歌颂了家庭，表现了他的社会理想中对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和睦的憧憬。第二部《劳动》是一个系列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左拉塑造了一个比《萌芽》中的艾蒂安、马赫等更为进步的重工业无产者的形象，但他的进步不是表现在与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中的，他的进步，主要反映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上。在书的结尾，在他经过对社会现实长期深入的研究之后，他的心中骤然升起了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那么和谐、和平，人们友好互助，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被认为是生活的最高原则，劳动是最为高尚和最为光荣的，人们通过劳动，消除了贫穷和愚昧，人人都生活在幸福之中。小说赞美了雇佣劳动者的解放，赞美了创造历史和世界的劳动本身，面向即将来临的 20 世纪，诉说了左拉对于未来的希望。

《四福音书》的第三部《真理》，基本上是以德莱斐斯事件为蓝本改写的，作品表现了正义的最终胜利，和谬误谎言的可耻失败。《四福音书》的最后一部《正义》，描写各民族的团结和睦，集体主义的最终胜利。但这部作品没有能够写完。1902 年 9 月 28 日，左拉和他的妻子一道在巴黎的寓所煤气中毒，第二天早晨人们救活了他的妻子，但左拉却没有能够醒来。这位伟大的作家逝世了，享年 62 岁。

左拉的一生是勤奋工作的一生，他总共留下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十多部剧本，和许多评论和理论著作，他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贫困和剥削者统治者的奢侈荒淫，讴歌了人民的觉悟与反抗；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决不与谬误、庸俗和愚昧妥协，并勇敢地捍卫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他的名字，与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等闪光的名字一起，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他的丰富的作品也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

左拉的文学地位

左拉逝世后的第 6 年，也就是 1908 年，法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左拉的遗体改葬到国葬院。法国总统和总理出席了国葬典礼，左拉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被安葬在维克多·雨果的对面。法国终于承认了这位著名的

作家的崇高地位，认识了左拉的价值。

左拉与维克多·雨果是有继承关系的。雨果在 19 世纪浪漫主义学潮流开始消退的时候，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将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引进了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写实因素。左拉非常尊敬、热爱雨果，他也热爱另一位浪漫主义作家缪塞，在左拉的早期作品中，浪漫主义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创作，也是由浪漫主义开始，逐步走向现实生活。

但是相比之下，左拉的艺术风格更是继承了巴尔扎克以后的现实主义传统。出于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左拉高举起了自己主义文学大旗，但他自然却十分清醒地将自然主义的导源溯流的工作朝向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他的著名论著《自然主义小说家》中，他称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认为巴尔扎克开创了自然主义小说的新纪元。在同一部论著中，他指出福楼拜的杰作《包法利夫人》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认为这部小说和以往的作品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观察，注重直接目睹的或间接得来的资料，具有实证主义精神，对人物采用了典型的生理学的、解剖学的分析。左拉这种主动以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认同的做法，很正确地反映出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文学巨流的一个重要分支流派。这一点，虽然左拉自己一直矢口否认，后来的致力于维护现实主义的纯洁和正统地位的评论家们也极不愿意承认，但毕竟是事实。历来的评论家们总是强调自然主义对于现实的描写是纯客观的、缺乏倾向性、缺乏主观的思想感情，是没有生命的照相式的描写；强调自然主义只是表现表面的真实、非典型的真实。他们看不到自然主义作家力求在描写中保持客观、冷静，为的正是达到更加真实、更加严肃、更加科学；他们也没有看到，对于生活和事物的描写的深刻与否，典型与否，主要决定于作家的自身修养、认识生活的能力和文学表现能力，而不决定于作家的宣言。在读过前面我们对左拉作品的介绍之后，你一定对左拉的作品是否有倾向性，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得出了必然的结论。事实上，左拉的作品不仅有倾向性、有思想感情，而且这种思想性和倾向性非常鲜明；左拉不仅表现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而且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中可以说再没有人能表现出他所表现的那么广阔、那么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在前面“自然主义的千秋功罪”一节中，我们介绍了左拉为文学带来新的内容，在左拉的笔下，文学描写的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许多在左拉之前从未进入过文学作品之中的社会生活领域，如小酒店、大商场、贫民窟、洗衣坊、矿井、工场，农村的集市和农舍、交易所、菜市场、妓院，和在其中生活的工人、农民、妓女、商人、资产阶级、艺术家们一道，阔步走进了文学殿堂；左拉所倡导的面向生活实际的、注重观察、排斥臆想的创作方法，也为作品获得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杜绝闭门造车的创作陋习，带来了创作方法的革命；左拉注重科学，并将实验的方法和生理学理论直接带入文学创作，这些，都使左拉的创作具有了更多个性和特色。正如与左拉同时的著名法国作家莫泊桑在《爱弥尔·左拉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左拉是一个文学中的革命者，是一切陈旧事物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位小说家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他的本来的意愿相反，保留着史诗的特色。这些散文体长诗，毫无应有的所谓诗意，没有前辈们所遵循的章法，没有诗的俗套，也没有一

家之见。无论什么事物，在这些长诗里都跟现实中一样一视同仁地予以表现，只是通过作家的这面永远忠实纯正的扩大镜，给反映得比原来的面目大了，但从来不会受到歪曲。它们或是讨人厌或是讨人喜欢，或是难看或是好看，各各不同。左拉以他粗犷大胆的风格激怒了所有仇视革新者的人们来反对他。他撕毁了和破坏了文学中一切循规蹈矩的惯例，根本不去理会这一套。他大胆使用真能表达原意的字眼，粗俚不雅的字眼。他对于转弯抹角的文雅句法充满傲慢的蔑视。他爱表现赤裸裸的真实，有时甚至做到故意挑战的地步；他喜欢描写一些明知道会激怒读者的事情，并且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读者，使他们学会消化这些字眼，并且不再感到恶心。他的风格是开阔的，充满形象的。他的语言丰富而激越，好像泛滥的江河要冲决一切。左拉生来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是为公众、为大众、为全体人民的，而不是为少数几个雅人。他丝毫不需要那些纤巧细腻的笔致；他写得明白清楚，文笔优美，读来朗朗上口，这就够了。

的确，能够像左拉这样为文学作出如此革命性贡献的，确实够了。他以宏伟的气势，流畅的风格，继巴尔扎克之后，使现实主义文学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又一次主宰了文坛；他又以丰富的作品，为自然主义文学确定了主旋律，使得龚古尔兄弟所开创的那种细致、复杂、新奇感人的早期自然主义创作方式变得陈旧过时。左拉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的胜利，以致于在他之后的文学，就像著名的评论家弗莱维勒所指出的那样，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叙述和描写，那些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小说真正是从此一蹶不振了。

也许我们说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仅次于巴尔扎克的地位并不算过份，因为他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在左拉之后，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文学的重要流派在许多国家的文学中延续。在德国，在哈尔特兄弟、霍普特曼、康拉德、阿尔拜提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团体，他们把左拉看作一个用自己的创作投入时代斗争的典范，是“巴黎人民，法国工人的代言人。他可以有权宣称，他创作了第一部真正的大众小说。”（阿尔拜提《自然与艺术》）他们热情地摹仿左拉，创造性地发展了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创作出了像霍普德曼的《日出之前》、《织工》等一大批优秀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尾崎颯堂、内田鲁庵、长谷川天溪、森鸥外等人将左拉介绍到国内，1906年，岛村抱月的《被囚禁的文学》第一次深入阐述了自然主义文艺理论，随后，岛崎藤村的小小说《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真正的创作实践。他们提出“破理显实”的“平面描写”，强调在创作中保持客观，无目的、无理想、无解决，认为“不要对任何理想下判断，不要作任何解决，如实地凝视现实就够了。这就是自然主义。这就是艺术的范围。”（长谷川天溪《排除逻辑的游戏》）他们强调“逼近自然”，强调人的本性的“自然性”即人的本能的野性。大胆描写人的本能的情欲和冲动，这些，显然与左拉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日本还出现了“私小说”这种大胆剖析自我的文学流派，并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日本文学。在拉丁美洲，自从阿根廷的胡安·安东尼奥和巴西的席尔维奥·罗梅洛在19世纪80年代把左拉介绍到拉美之后，自然主义风

行一时，阿根廷作家坎巴塞尔斯的《迷途》着力描写疯狂的情欲和犯罪后良心的折磨；加尔维斯的《师范学校女教师》着力表现遗传和性爱冲动；墨西哥作家费德里科·甘博亚的《圣女》描写卖淫、凶杀以及上流社会的秽行，被视为拉丁美洲的《娜娜》；阿根廷作家米罗的《交易所》，暴露拜金主义和尖锐的利益冲突，很明显地表现出与左拉《金钱》的承继关系。这些小说对拉美统治者的刺痛如此之深，以致于他们在拉美掀起了围剿“千刀万剐的左拉的子孙”的大波澜。在意大利，自从文艺评论家卡普安纳自1870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介绍左拉和自然主义的文章以后，从自然主义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真实主义。卡普安纳认为，文学应该直接从生活中选取题材，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文学作品应当成为“人的文献”，不仅在艺术上应该有美学价值，而且应当具有科学性，成为科学的历史资料。作品应当力图避免表现作家本人的任何主观意图，应当成为一种不具有个人色彩的纯客观描述。作家不必特别讲究修辞，而应该注意使语言适合作品所表现的特殊环境。从自然主义出发，卡普安纳当然也主张表现人的自然的属性。卡普安纳的主张经由他自己特别是另一位著名作家乔万尼·维尔加的创作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作家纷纷仿效他们，形成了群星灿烂的真实主义流派，在这个流派的作家群中，还产生了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齐娅·黛莱达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虽然真实主义流派并不反对作品的倾向性，也不反对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这与左拉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有所区别，但自然主义和左拉的创作对这个流派的影响是清晰可见而且十分深远的。

除了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左拉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和团体之外，左拉对许多国家的重要作家也产生过影响。如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和德莱塞，就常常被评论界尊为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大师，这是非常有根据的。以德莱塞为例，他塑造了嘉莉、珍妮、尤金、克莱德、赫斯渥等有血有肉、善恶并存的人物形象，但他在刻画这些形象的过程当中是那么冷静、客观，读者几乎看不出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好恶褒贬；与左拉一样，德莱塞也使用遗传和生理的观点来分析确定人物的气质，用本能来确定人物的行为。在德莱塞笔下，嘉莉在每一个关系她的命运的关头所作选择的动因，都是她的本能；珍妮性格的形成，源自她那温厚性情的母亲和稳重的父亲。在《三部曲》中，德莱塞为他的主要人物各自开列了生理档案，确定了从爱琳到丝黛芬妮·蒲纳托夫等各人所属的气质类型。这些，都可以看到左拉的影子。又例如被认为是19世纪西班牙批判现实主义主将的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他毕生的创作，都与左拉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9世纪80年代通读左拉作品之后，写出了《被剥夺遗产的女人》、《禁斋》等具有典型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和左拉一样，加尔多斯的这些作品把平凡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被剥夺遗产的女人》写一个贫家女子因患有精神病的父亲给她留下一份证明她具有贵族身份的伪造公证文书而努力争取遗产继承权，最后失败沦为妓女的故事，原本可以具有高度的戏剧性，但作者有意避开激烈的矛盾冲突，着重描写主人公的生活和堕落的过程。《禁斋》写一个有教养的资产者处心积虑地勾引叔父的女儿，但却把这种通奸写得象左拉在《家常事》中对资产阶级淫乱的描写一样的

毫无激情和浪漫情调。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剖析，而加尔多斯用来剖析他的人物人性的依据，同左拉一样是遗传学的理论和环境决定论。在描写的过程中，也是那么冷静、客观得近乎无情。再让我们看看英国以描写工业小城镇市民生活而著名的作家阿诺德·班奈特，他用平淡无奇的语言描写了五座普通城镇里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因而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为“五镇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作者有意避开重大事件和高大的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老妇人的故事》，写两个女人由活泼美丽充满生机的姑娘变为死气沉沉的老妇人的整个过程，其中即使遇到像普法战争巴黎之围那样的历史重大事件也有意地淡化，他的主人公在被围的巴黎中只是一个劲儿收购土豆和食品，用这卖给她的房客们挣钱；他也像左拉一样注重环境，强调环境对于人物的影响，但班奈特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接受和发展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在班奈特那里，环境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生理遗传的东西，而更是指的五镇环境的历史的重重积淀中形成的道德观念、社会偏见和生活习惯。左拉对于人物近于冷峻的客观态度，在班奈特这里也变成了近于享受的客观态度，班奈特写作《老妇人》、《克莱汉格》等作品中的平凡的人物，写那些琐事，不仅仅是认为那是客观的现实所以该写，而是觉得写得有味所以才写。班奈特在《作家的手工艺》一文中宣称：“艺术家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在不同的观点的论战中保持自己的平衡，记录生活，并且享受生活。”这些，当然是在左拉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我们还可以列举美国作家弗·诺里斯，他非常推崇左拉，自称为“少年左拉”，他的《麦克梯格》是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小说仔细地描写贫困生活，研究犯罪问题，被认为“是一部左拉的《小酒店》的出色复本”。他的最重要的作品《章鱼》，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小麦种植者与大资本代表太平洋西南联合铁路公司的斗争，小说通过对安尼克斯特和马格纳斯两个人物性格的变化的描写，突出地表明了人的“内部环境”对性格发展的关键作用，诺里斯非常细腻地描写小麦从发芽到扬花结穗的生长过程，不厌其烦地描述人物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对左拉的继承痕迹是那么明显，以致于被认为是“极其成功”地描写了“左拉的《萌芽》中的世界”。左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不难从茅盾的杰作《子夜》中辨认出左拉《金钱》影响的痕迹；郁达夫的名著《沉沦》通过日本文学对左拉的继承脉络更是清晰可辨。但中国文学理论界对于左拉和自然主义的评价却一直不合情理的压低，自然主义在文学批评的语言中成为烦琐、刻板的代名词，成为色情和露骨描写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谈到一个作家有自然主义色彩，那简直就是是在批评他的堕落。批评家这么做，无疑是出于一种僵化的现实主义至上的观念，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明白现实主义是由许多敢于面向现实并且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共同作品的结晶，他们不明白现实主义可以兼容不同的流派，它是一个由众多支流汇集起来的大江大河的水系。这种仅仅把现实主义局限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等几个经典作家的作法，貌似捍卫现实主义的正宗，维护现实主义的纯洁，实际上却是将现实主义理论化，是在窒息现实主义的生命。事实总是事实，在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小说的巨大成就是无法抹杀的，他的深远的世界性影响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今天，人们终于承认了左拉的成就，承认以他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分

支。左拉和他的大量优秀著作正在得到人们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所获得的丰硕成果必将有力地推动现实主义文学向前发展。

左拉离开这个世界已将近 100 年了，这 100 年中文学的发展淘汰了许多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但左拉的著作经受住了岁月洗礼，却愈加显示出了灿烂的光彩；他所提倡的让故事的叙述者成为调查者的创造方法，甚至超越小说的领域，将报告文学作为最受现代人欢迎的一种文学体裁推到读者眼前；受他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影响，文献小说、实录小说和暴露小说获得了长足发展。我们可以断言，作为文学家的左拉永远不会死亡。他的生命将在文学的长河中永远延续。

